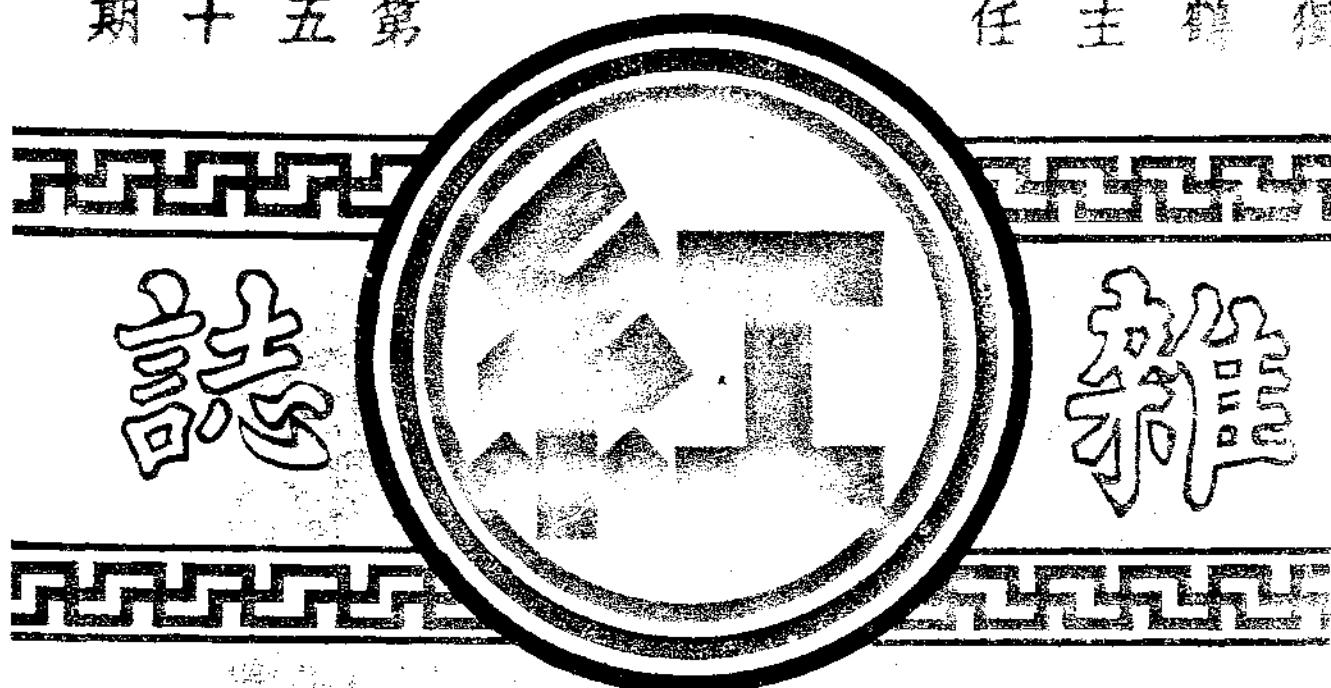


任主集編

期十五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烟大前門牌香烟

美英華駐總經理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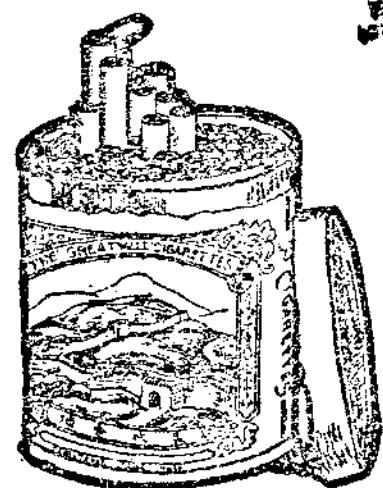


歌聲琴韵和時鏗鏘。  
長城烟味濃郁芬芳。



高貴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隨時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憐雪長篇侠情小說

價洋六角

## 兒女奇書

本書敍一才貌雙絕之孝女。與一文武兼全之俠士。將次結婚。俠士忽惑刁奴奸言。疑女曖昧。託辭遠遁。迨後追悔。女已母死父囚。從軍數千里。父復遭害。遂至賣身爲婢。陷於迷樓。莫測。情節離奇。變幻超脫。翻起波瀾。筆墨極詞人。義友。淫賊。版。購者從速。

書一厚冊

本書敍一才貌雙絕之孝女。與一文武兼全之俠士。將次

◎本社新書出版廣告  
以上各書概售

大觀 情海異聞

巨著 香閨豔影

一厚冊價洋六角

二冊價洋六角

七折

豪異祕纂

一冊價洋五角

秋燈講武錄

一冊價洋五角

天涯聞見錄

一冊價洋四角

上海中華新教育社出版

行發社育教新華中東里慶祥近路愛而上海  
局分局書界世省各局書界世海上處售分

# 皇星我愛

內容計刊短篇小說二十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最上等瑞典紙精印潔白素雅因爲諸位先生們諒來小說雜誌也看得不少了能做來做去總脫不了幾位鼎鼎大名的小說家著作但是常常讀了幾位大小說家的作品欽仰之下有感於不知其生平小史和軼事爲懷恨麼不妨星光裏每篇小說之首均有撰述人小史並小影附刊的非但能夠明白有名小說家的小史軼事還可以一睹手稿哩每得到的數衍文字更是不可不看的閒話少說請看目錄如

## ▲ 目錄

### ● 上集

夢蝶一齣戲  
愛情負擔  
我跨下這虎  
十七年後的離婚  
三路之上巧  
苦了便宜坊的燒鴨  
柴房慘劫  
小說大綱父女  
離婚後的兒女

范烟橋 程小青 袁伯崇 何海鳴 王西神 楊畢  
徐姚 姚民天 喬天寶 呂雲裳 倪虹 崇  
張慶霖 倉天憤 崔夢華 倭天寒 婆紅

### ● 下集

我墮人想蘇州  
鑽石情我是誰  
編輯者  
詩圓記  
機工語  
循環  
一箭雙鵠  
請假  
三天星斗換文章  
女兒貌  
三個世界

周江紅蕉  
范徐賈少瘦  
程許鄭高  
顧吳梅亞  
呂俊萍  
指殿蘆  
明道鵝  
寄吟佩  
曉塵  
座秋黃

## 發行總經理者

## 星社

本外埠各書局及各省世界書局均有分售

上海四馬路  
中紅屋

世 界 書 局

每集實價大洋二角不折不扣函購郵費通用  
寄費加一

蘇州胥門  
東市街

# 紅雜誌

## 第五十期目次

陰歷六月十四日發行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十五回~四張)

不肖生

### 短篇小說

笑的變化(三)……嚴獨鶴

三個猴兒的故事……向愷然

此非惡物……許指嚴

### 長篇小說

#### 新歌涌潮

……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回 顧此失彼老親慮竭  
移花接木點婢謀多

-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程瞻廬  
長篇武俠小說
- 呼喊雨樓隨筆
- 求幸福
- 蝴蝶談話
- 無言爲上訣
- 胡寄塵
- 書滑憶影
- 東遊記
- 放屁歌
- 西廂新彈詞
- 何海鳴
- 春夢
- 陳秋水
- 戚飯牛
- 謝樹榮
- 洞天
- 蒋恨呆
- 金楚湘
- 劉恨我
- 李蓉齋
- 牛漁
- 龜鵝
- 瞻鵝
- 批示二則
- 秋鏡中人影後
- 程金夢

# 杜滋園畫例

(癸亥夏重定)

山水屏條 每尺 二元五角

堂幅橫披手卷照屏條加倍

扇冊 每件 三元

工筆青綠金箋加倍

花鳥照山水八折 點品另議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寄取

件不誤

吳蒼碩 沈太侔  
惲季申 惲鐵樵 代定

收件處 上海北京各大箋扇莊彙交上海

白克路四號大源製鹽公司杜叔和或逕  
寄常州後北岸東首杜寓亦可

說小探偵批大的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鐵

假

面

全書三冊  
價洋六角

老

虎

黨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中國

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元  
價洋二冊

中國

偵探大觀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中國

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 痢疾 傷寒

痢疾與傷寒均係有毒菌所傳染其毒菌乃是在污穢之水中也故凡生菜蔬未煮透者及腐爛之水菓或污穢手指即如街上擔賣之食物不免爲污手所取撚者均易傳播此等微菌也是以欲保護閣下自己得免痢疾與傷寒須按以下所指示之忠告一洗濯食物惟用潔淨清水二未煮滾燒開之水切勿飲之三街上擔叫食物切勿買食或切開去皮之水菓切勿入口爲要四菜蔬必經煮透爛熟而後食之五一切飲食均用嚴密蓋護以免飛蠅及灰塵揚入也閣下若患

## 如何

## 發生

## 欲防

## 傳染

## 何法

## 可免

## 衛生常識

至以上所列地

郵送

一本可也

不取分文



傷寒重症全愈之後身體虧乏或痢疾腹瀉之舊症爲日已久爲醫士所難治者請觀蘇門答謹丹容馬厘萬醇生號李瑞年先生之

證書即可知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非但治愈彼之疾病且使彼之身體強健復原矣

李君來書云鄙人曾患痢疾已及年餘屢延名醫服藥多種毫不見效聞報及耳聞章廉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故決意試服之按彷單每飯後服用紅色補丸覺痢疾漸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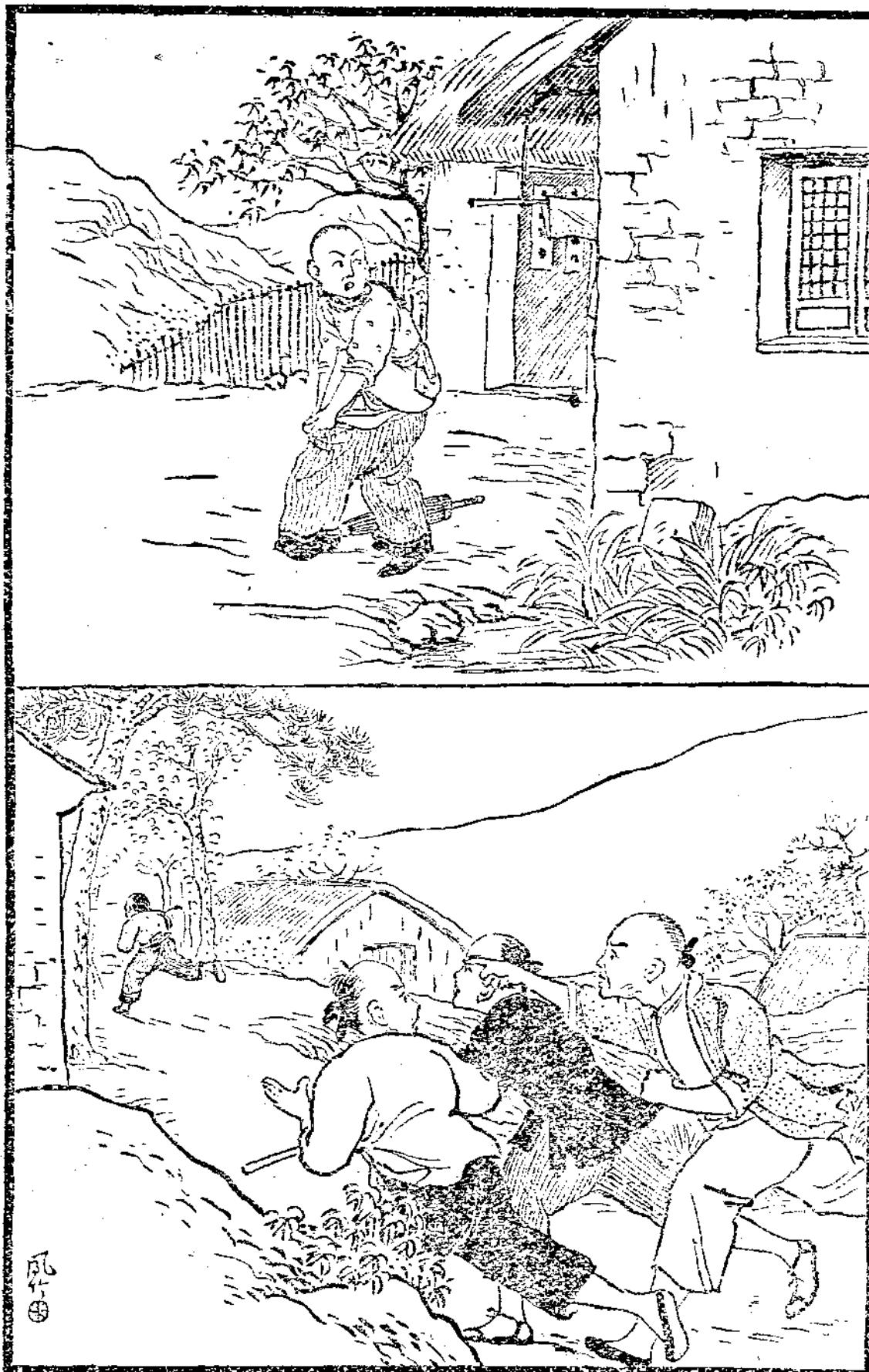
痊愈且得重享康健之幸福皆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也余甚爲感激特作介

紹以告同病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能使男女身體復原強健有力曾經治愈年斷傷胃不消化、瘋瘔骨痛、筋系刺痛、皮膚諸恙、胸肺萎弱等症對于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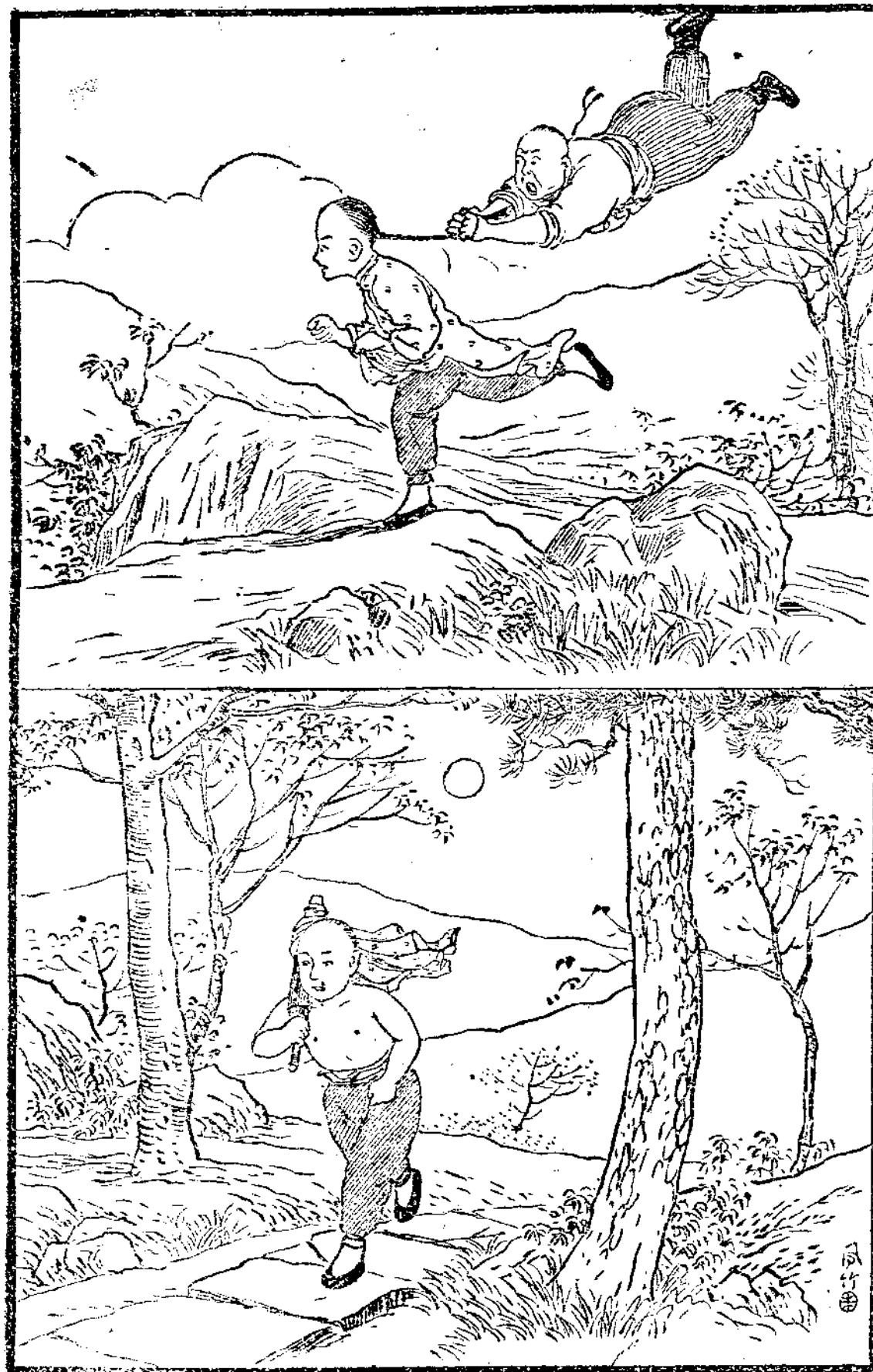
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甚爲簡明論及如何能使閨下及尊府得獲康健今日立即致明信片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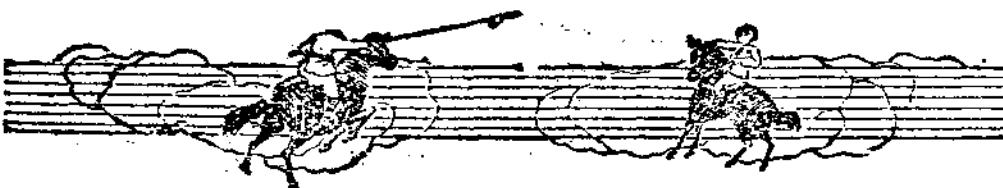


第十五回 老英雄捉盜賠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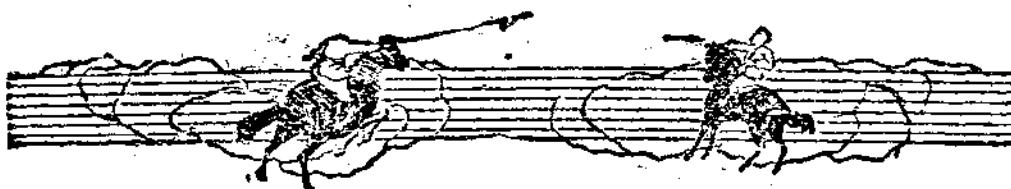




向樂山並不帶回那茅屋。有一個年老些兒的說道：這個小賊不是本地方口音。是一個外路賊。須送到公所裏請衆紳士來辦。向樂山問道：你們這裏有些甚麼大紳士？那年老些兒的人道：你問了做甚麼？你又想去偷他們的東西嗎？向樂山笑了一笑，也不往下問了。三個年輕的一人牽住向樂山的辮絲線道：你們看這小賊？倒有一縫！這們講究的辮線，分捉了手膀的二人道：知道是偷得誰的呢？做小賊的人？那裏買得起這般講究的辮線？後面的四人催着走道：不要說閒話了！快送到公所裏交給保正。我們好回來打禾。爲他一個小賊，耽擱我們的正工夫太不合算。七人遂擁着向樂山急走。不一會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屋門口。向樂山看那門上掛了一塊木牌，上寫着五都三甲公所六個大字。進門一個石砌的丹墀，墻基直接一個大廳，兩旁分排着許多椅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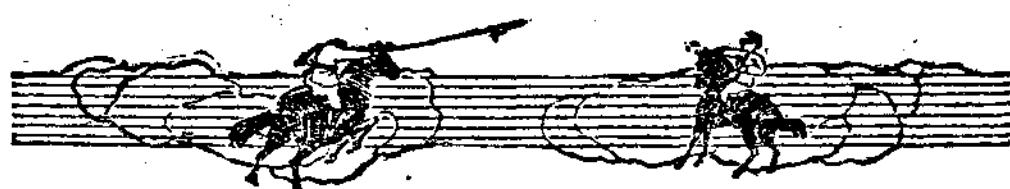


大概是鄉紳們。有事開會議時坐的。增基上兩根礎柱。有水桶粗細。七人將向樂山的辮子。用麻繩穿了。栓在礎柱上。兩手也反縛着。向樂山聽憑他們處置。祇是笑嘻嘻的。見已綑縛停當了。方向七人說道。看你們這地方有些甚麼大紳士要叫來的。就快些去叫來。我還有事去。不能在這裏久等。七人聽了這些話。個個都鼻孔裏冷笑。也沒人回答。留三個人。年輕的看守。那四人說是去告保正。一同出大門去了。向樂山問三人道。這裏有個羅新冀。你們知道麼。剛才牽辮子的人笑道。你也想轉羅老爺家裏的念頭麼。做你娘的清秋大夢呢。我說給你聽罷。我們都是羅老爺家裏的佃戶。像你這樣的小夥子。也想去偷他老人家的東西。要算是活的不耐煩了。想去找死。向樂山故意問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他家的東西就沒人敢去偷嗎。那人又把鼻孔哼了一聲。道。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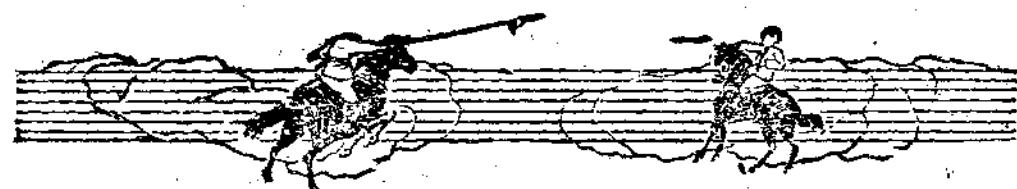


祇三隻手。一顆腦袋。差的遠。要偷他老人家的東西。除非有三顆頭六條臂膊。沒有長着三頭六臂的。休要去送死。向樂山笑道。羅新冀不是已有六十七八歲了嗎。快要死的人。還能拿得住賊麼。那人把臉一揚。做出不願意答白的神氣。這一個指着向樂山的臉道。莫說你這一個拳頭般大的小賊。不在他老人家眼裏。那年他老人家才搬到這裏來住家的時候。因抬來了幾十擔銀兩。轟動了鵝絨寨一班大盜。四五十人打齊。夥明火執仗的來劫。他老人家祇拈着一根鐵旱烟管。全不費事的將四五十個大盜都打倒在地。沒一個能逃跑的。直待天明。把遠近多少大紳士都請了來。他老人家仍拿着旱烟管。在那些大盜腿彎裏。一個敲一下。就像是服了解毒藥似的一個個清醒轉來。他老人家拿出幾百兩銀子來。當着衆紳士對那些大盜說道。你們見我有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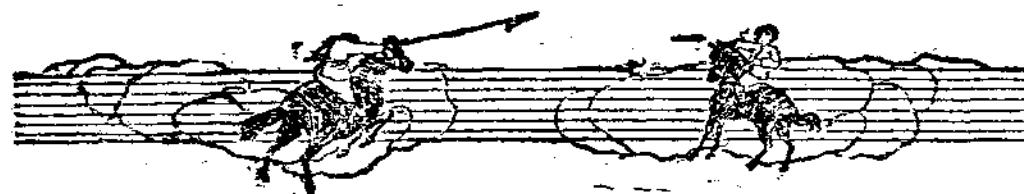
銀兩就想來劫搶你們可知道我這些銀兩是甚麼東西對得來的。你們以爲我是做官來得容易嗎我是個鏢行出身這些銀兩是數十年血汗和性命換得來的甘心給你們一夜工夫劫去嗎姑念你們幾十里跑到我這裏來有一半也是逼於無奈每人送給十兩銀子你們若肯改悔從此不做這沒本錢的買賣了有了這十兩銀子也夠做個小生意不願改悔也祇由得你們自己我也不管不過下次不要再撞在我手裏那時就莫怪我的旱烟管太不留情了那些大盜都爬在地下向他老人家叩頭每人領着十兩銀子去了自後連扒手也不敢到這方來何況你這樣小小的賊牽辮子那人忽然指着門外道保正老爺來了阿呀呀還來了好幾位紳士呢這兩人聽說都探頭朝門外望向樂山也掉過臉祇見一個五十多歲的鬍子長條身體穿着一件白夏



布長衫手中拿着一根二尺多長的竹節旱烟管用作拐杖撐着走了進來。面上很露出不耐煩的樣子。進門望了向樂山一眼。卽歎了一聲氣。走上了大廳。後面跟着進來了十七八個人。也有穿長衫的。也有穿短衣的。年齡都在三十以上。進門都望望向樂山。也有嘻笑的。也有面帶怒容的。也有裝做看不上眼的。也有現出揶揄的神色的。那四個去告保正的農人。走在最後。大家都到了廳上。分兩邊坐下來。向樂山車轉身。軀上立着先進門的那鬍子。坐在當中一把靠椅上。翹着腿子。一手摸着鬍鬚。一手拿旱烟管指着向樂山。先歎了一聲氣才說道。我看你這小小的年紀。爲甚麼不務正業。是這們偷東摸西。你可知道我這裏是甚麼所在。拿住了賊。照例是甚麼辦法嗎。向樂山笑道。我知道的。你家照例拿住了你老婆你媳婦的野男人。是將辮子割掉。這一句



話才說出口。廳上坐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原來向樂山隨口說這們一句罵那保正的話。本沒有絲毫根據的。誰知倒說着了那保正的陰事。那保正的媳婦。就是偷了本地一個秀才。旁人代爲不平。替保正的兒子出氣。在他媳婦房中。把那秀才捉住。那地方當時的風俗習慣。拿住了野男人。除痛打一頓之外。就將野男人的辮子割了。前清時。這人沒了辮子。便不能出外出外。就給人指笑。向樂山一句無意的話。既道着了保正的陰事。旁人忍不住笑。保正就忍不住氣得發抖了。站立身罵道。這還了得。你這賊骨頭。竟敢侮辱紳耆。我若不把你淹死。也不做這保正了。向樂山哈哈笑道。你不做保正。就做忘八也夠了。兩排坐的紳士。見向樂山這種嘻笑怒罵的樣子。齊聲對向樂山喝道。你這小賊骨頭。真想死嗎。你是外來的賊。不知道我們這裏的團規。我老實說給



你聽罷。我們這裏拿住了賊。祇要問明了口供。有正經紳士來保便罷。若沒有正紳來保。立時綁上一塊大石頭。往河裏一攢。第二日才撈屍安埋。你這東西死在臨頭。還敢這們胡說亂道。向樂山仍是笑着問道。你們這裏曾淹死過幾個賊。在甚麼河裏淹的。坐近的那一個穿長衣的紳士答道。每年得淹死幾個。也沒人計數。這對面就有一條河。你的。一雙賊眼還不會看見嗎。向樂山道。既是每年得淹死幾個。怎麼你們這些賊骨頭都還活在這裏。不會送到對面河裏去淹死呢。這幾句話。更把滿廳的人都氣得跳起來了。那保正舉着旱烟管。跑過來要打向樂山。向樂山大吼一聲。將腦袋一偏。屋簷上的瓦。嘩喇喇的落下來。連牆壁都牽得搖動起來了。祇嚇得廳上的人。慌了手腳。怕房子坍塌下來。爭着往外跑。向樂山哈哈大笑道。你們原來都是些沒膽量的賊。

骨頭這地方有了你們這些東西。沒得辱沒了羅老英雄。不知向樂山如何脫身。如何見着羅新冀。且待第二集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第一集十五回所傳奇俠之士。如金羅漢、笑道人、柳遲、雙清、楊天池、桂武、甘聯珠、紅姑、向樂山等。爲崑崙派人物。俠義正直。令人欽敬。如董祿堂、楊贊廷、甘瘤子、常德慶輩。爲崆峒派人物。忌賢嫉能。使人厭惡。作者盡力描寫。莫不各得神似。躍然紙上。已令讀者目眩神駭。嘆爲觀止。然此祇全書四之一耳。而後文如火如荼。精神團結之處。更有十百倍於此者。吾願與諸君沽佳釀而共讀之。每得佳處。便可痛浮一大白也。

##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

曉廬

紅雜誌刊布一年。風行四海。每逢。

星期五。幾成紅的紀念日。何以人  
人愛閱紅雜誌。其中當有許多因  
緣在焉。因舉其大凡如左。

我連做了兩篇『笑的變化』。性質並不相同。閱者頗認為有些  
意味。狠有許多人來函教我用這個題目再做幾篇。我於是又做  
了這一篇。連前恰好成了三笑。總算是大家煩演的祇是此後却  
不再做這個題目了。不然也要和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一樣。連  
台扮演得無休無歇。人家不說。連我自己也覺得討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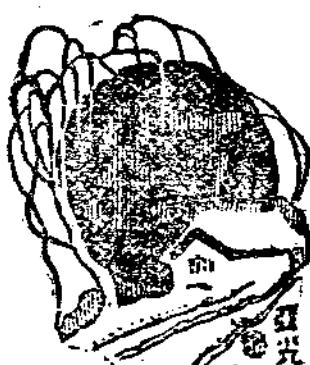
中喜談紅雜誌。

人人心中紀念紅雜誌。因為人人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

笑的變化

笑的變化（三） 嚴獨鶴



獨鶴附註

施谷峯在朋友寓中打撲克。直到兩點多鐘纔散場。便雇了一乘

一

##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

心是紅的。所以人人心中念念不忘。  
紅雜誌。

愛國志士一定和紅雜誌有緣。讀了。  
紅雜誌人人赤心愛國。

商界中人一定和紅雜誌有緣。讀了。  
紅雜誌營業發達。紅利一定很厚。

的。

紅雜誌是屬於男性的。男有紅男之。  
稱。所以男子愛讀紅雜誌。

紅雜誌也是屬於女性的。女有紅粧。  
紅粉紅顏紅裙之稱。所以女子愛讀。

紅雜誌。

## 笑的變化

二

膠皮車坐着回家。從他朋友的寓所到他自己家中。路途很遠。天又  
濛濛的下起細雨來了。谷峯坐在車上。便催那車夫快走。車夫答應  
着。拉着車子。發狠的向前跑。祇是跑不到幾步路。就漸漸的慢下來。  
了。從此越走越緩。到後來。竟走不動了。祇一步步的往前。挪着。那車  
夫時却不住的。拿手在頭上抹汗。那吁吁氣喘的聲音。直送到谷峯。  
耳邊來。谷峯心中好生奇怪。暗想北京的車夫。拉起車子來。一個個  
都快得似飛毛腿一般。何以這個車夫。如此不濟。心頭免不得有些  
焦躁。忙又對那車夫說道。你這樣沒有力氣。如何能拉車。夜又深了。  
路又狠遠。像你這樣慢慢地捱命。祇怕捱到天亮。還不能到哩。車夫  
聽說。便歎了一口氣。道。老爺請你擔待些罷。我也祇願跑的快哩。無  
奈這兩條腿。實在移不動。也是沒法。谷峯聽他一說話。更有些奇怪。  
忙又問道。聽你的口音像是徽州人呀。怎麼會到北京來做這拉車。

人人都以紅雜誌爲良友。何以謂之良友。古人道得好。近朱者赤。

愛子息的都要買一本紅雜誌。這便是吃紅蛋的好口彩。

待字女郎都要買一本紅雜誌。紅鸞星高照。命宮紅葉。良媒便上門來。撮合千里。良緣全仗這赤繩繫結。假使孔夫子生於今日。一定歡迎紅雜誌。孔夫子既說天生德於予。又以德之不修爲擇。愛德便愛紅雜誌。爲紅即是德。(參觀新年所擲之陞官圖)

###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

#### 笑的變化

#### 三

子的生意呢。車夫又歎了一口氣道。我原是徽州人。祇爲在家鄉沒甚進益。想進京來尋碗飯吃。誰知運氣不好。撈不到一隻飯碗。就流落在此。沒有法子。祇好拉車度日。但是我向來未曾拉慣。又怎樣跑得勤呢。所以有什麼人坐上我的車。我祇能將價錢要得格外便宜。些人家。倘若嫌我慢。我也祇得央告着他。有那脾氣好的。居然肯耐着性兒坐了我的車。那便算是我的造化。有那脾氣不好的。竟會將我痛罵一頓。跳下來。另換別的車子走了。我也祇得忍受總之像我這樣。拉車比叫化子向人白要錢還要來得苦哩。谷峯聽他這番話。說得十分可憐。也就不在催他了。由得他慢慢地捱去。好不容易捱了一兩個鐘頭。纔得到家。谷峯下了車。給車錢的時候。纔在門前的燈光之下。和那車夫打了一個照面。却見他一張臉兒。雖然皮包着骨。瘦得如枯蠟一般。但那眉目之間却十分清秀。便又忍不住問道。我

### 愛閱紅雜誌者之心理

假使虞舜生於今日一定歡迎紅雜誌。虞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愛四便愛紅雜誌因為四即是紅（參觀骰子）

假使太上老君生於今日一定歡迎紅雜誌。太上老君八卦爐裏煉的是丹愛丹便愛紅雜誌因為丹即是紅。

假使關夫子生於今日一定拋下手中春秋歡迎這本紅雜誌。纔與他重棗也似的面部赤炭也似的坐騎湊成一色。

看了一期紅雜誌一定期期要看宛

### 笑的變化

四

看你的面貌也不像是個粗人。你向來到底是做什麼生意的呢。車夫這時忽然流下淚來道既承你老爺見問若不嫌煩瑣就讓我細細的告稟你罷我原是一個讀書人書算兩項都還來得從前也曾做過小學教員又曾在局所裏面當過書記人家都說我青年有志頗是器重祇是我父母雖都過世家中也有妻有子在家鄉就事賺的錢有限養不活一家人口不得不另想法子我有一個表兄在北丹當着差使手面狠闊我想求他弄件事情他起先原寫信答應我教我不妨先來京中候着機會誰知我到京沒有幾時他便得了病死了我帶來的盤纏本來無多早已用盡如今他既死了我一個人在京中無親無靠便弄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得已想幹些沒本錢的生意祇有胡亂拉車却又沒有長力跑不動因此受盡苦惱看來這副骨頭也拚着斷送在異鄉了說罷忍不住又哭起來谷峯忙

比。擲。狀。元。紅。的。只。求。把。把。不。脫。紅。  
性急朋友看紅舞誌未到星期五先  
來打聽可曾出版這便是炒蝦等不  
及紅。

吝嗇朋友愛看紅雜誌又捨不得這  
一角大洋人家看得起勁他只在旁  
邊眼紅。

這句話忽然沈吟不語呆了半晌又對那車夫說道今夜倒快天亮  
了我也沒工夫和你再說話明天你暫且不必拉車趕着早上到我  
家裏來一趟我自有事對你講須要認清了門戶休得走錯人家那  
車夫也不知谷峯教他來是什麼意思見谷峯說得這般鄭重便答  
應着自去。

邑人徐祥字之父以事入秣陵僦居  
逆旅見隣室有虬髯客狀貌雄偉舉

到了明天那當車夫的楊月波便一早到谷峯家中來谷峯却也起  
來了一見了月波便將他引進書房中坐下對他說道我昨晚和你  
講了好久的話你的歷史我差不多完全知道了但我是什麼人你

止豪奢。白晝輒閉門高臥。深夜始起。當然還不曉得待我來說與你聽罷。你是徽州人。我原籍却也是徽州人。所以你說的話句句不脫鄉音。我却一聽便聽出來了。至於我自己却因在北京的日子久了。所以說着京話。月波道。如此說來。老爺和我是同鄉了。谷峯道。你快不要如此稱呼我和你。豈但是同鄉。並且還是老世交。論起理來。你該稱我老叔。纔是我昨天問起適庵。那是我十年前的好友。你既是他的姪兒。便是我的世姪了。月波再若飲醇醪狀至酣暢已而復易一頭。積伶不過。聽谷峯這樣一說。忙跪下去磕了一個頭。道原來是老世叔。小姪一向沒有知道。真是荒唐之至。谷峯連忙扶起他來說道。你乃掩帳開窗。一躍上屋。輕如猿猱。寂無聲響。徐爲之舌撓不下。念必大盜。秘不敢蓄。明晨起。則隣室鼻息盈耳矣。自此客無夜不然。徐亦無夜不窺。

且不必行禮。我還有要緊話和你說哩。你既是我的世姪。我看在你故世的叔父面上。斷不能讓你流落異鄉。便是昨天晚上我們兩人忽然巧遇。若說句迷信的話。焉知不是你叔父冥冥之中。在那裏擺佈着。特地要教我來救你呢。祇是我對於你。雖然誼不容辭。應當援

四五日後喧傳某典被劫殺店夥三人。皆喪其元。徐明知必客所爲。因隨衆往觀。則客亦在場。忻然握手若舊。相識。徐強與周旋。忐忑不甯。洎後客於畫中時復過談。徐出必強與爲伴。詞色之間。若已知徐之窺其秘隱。而故爲監視者。徐益忍苦於無術。自脫幸客。尙無惡意。月餘事竣。欲歸客約同行。其時尙無鐵道。共乘江輪東下。抵京口。客起而作別。曰。以君純厚。不敢相欺。某實綠林中人。曩者君穴壁相窺。某已知之深。恐或有漏言。故而

助論。我的地位却祇不過當着一個財政部的秘書。既沒有多大的勢力。自己又不操着用人之權。一時尙說不定。有什麼地方可以安插你。若說助你盤費。教你回去罷。你便回到家鄉也。依然是一個失業。有何益處。所以我的思想暫且收留你在我這裏住着。慢慢的再看機會。你昨天不是說。書算兩項都還來得麼。那麼你多少也可以幫幫我的忙。一方面我也要考察考察。你到底能做些什麼事。然後好代你找一個適當的位置。薦你出去。使你可以安身立命。我想你的意思也一定是贊成的。谷峯話還沒有說完。月波早已又跪在地上。不住的叩頭道。小姪在患難之中。蒙老叔如此救濟。真是重生再造。天可憐。見小姪將來若有出頭之日。便粉骨碎身也報不了。老叔的大德了。谷峰笑道。你這個人怎這般多禮。別磕頭了。我已經替你預備下了衣服。你快去換了來。我還要教你見見我的內人哩。彼

追隨匝月。今察君無他意。殊堪感佩。謹以微物相贈。以留紀念。即出一紙。裹置案頭。拱手而出。立甲板撮唇一呼。卽有三四健兒駕船。趨近輪左。客一躍下。致聲珍重。急棹如駛。倏忽不見。徐倉卒不知所措。唯唯而已。返視紙裏。則白玉杯二。雕鏤精工。非民間所有。潛藏以歸。不敢示人。嘗言。回思客吮人頭時。猶覺毛戴云。

柔些。查伊璜先生姬人也。色藝雙絕。汪蛟門有春風裊娜一曲。毛西河有獨有柔些。頗顧影。情人不欲近欄杆。

此既是老世交。你又要常住在我家裏。以後便和家人骨肉一般。用不着客氣。月波連答應了幾個是。便站了起來。當下自有僕人帶他去沐浴更衣。又教了個理髮匠來修了頭髮。頓時渾身上下彷彿另換了一個人似的。越顯得丰姿不俗。谷峰對他看了一看。甚是歡喜。便道。你也祇算落了一次難。瞧你的相貌將來不怕沒有發達的日子。大約從此以後總要否極泰來了。月波聽說。忙道。這也全仗世叔的提拔哩。說時笑了一笑。他雖然在那裏笑。眼中的淚珠却似斷線的珍珠般直落下來。這種帶哭的笑容。簡直表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谷峰看了。倒覺得代他難過。

月波既在谷峯家中住下。從此飽食煖衣。自然和以前衝風冒雨馳逐街頭的情景大不相同了。谷峯公事繁忙。平時來往的筆札也很多。便先揀那簡單的試教。月波幫着動動筆。月波的文理却果然狠。

句皆投贈之作。又有兩幅名雲些月。些時人乞先生書畫。縑堆素積。雲月悉能記別。小婢名娟。些善伺先生之意。笄年適隙。屋香秀才先生書畫。近已罕有。柔些亦能六法。余外祖家舊藏絹本一幀。繪絲瓜花數朵。絡緯娘一只。雅秀可愛。惟無款識。僅一篆文小呂而已。

余外祖復藏有厲樊榭姬人月上所繪紅梅一幅。上有題句云。一枝紅綻傍牆陰。疑是絳衣仙子臨。莫說桃花偏命薄。多緣霜雪未能禁。詩書畫並

下得去寫出東西來。谷峯看着都還合意。祇是他於公牘和一切應用文件上面沒有練習過。所以有許多程式和格調不大合拍。谷峯便又隨時指點着他。月波本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不上半年居然大有進步。無論什麼文章都提得起筆來了。谷峯狠是歡喜。便和他

在部中設法補了一名錄事。每天也得到部。但晚上依舊住在谷峯那裏。論月波這時候所處的地位。倒像是谷峯的書記生。谷峯也另外每月送他十塊錢作爲津貼。谷峯家中祇有他的夫人膝下並無子女。原狠嫌寂寞。自從收留了月波。每天從部中回來。要是不出去應酬。便和月波談談文。覺得狠有興味。月波還有些特別好處。是爲人極其和氣。一天到晚常露着笑容。更兼口才靈便。處處能體貼人的心意。所以谷峯有時遇着什麼不高興的事情。心中煩悶起來。連他夫人都解不開。祇要和月波談上半天。便覺許多愁悶都一掃而

佳姪烏程朱氏女。樊榭悼亡姪序云。  
姪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從余授唐  
人絕句二百餘篇。背誦皆上口。頗識  
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姪人緩聲尋  
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年  
二十四而卒。墓在湖之西谿蒹葭里。

盡因此。谷峯對於月波。更是心愛。常笑對月波說道。上海報上以前  
曾登着一條廣告說。某公司要招請滿面笑容的人材。吾當時覺得  
這條廣告十分滑稽。想這滿面笑容。何以也算得是一種特別的人  
材。如今見了。你確乎算得是個滿面笑容的人材了。可惜那公司裏  
面所招請的人位置。狠不高。不然就將你薦了去。豈不狠合式呢。說  
得月波也笑起來。

昔年蔣蒋郵。曾修葺之。不知今尙  
無恙否也。

科場果報。前人筆記載之夥頗皆視  
爲老生常談。傳聞失實。然亦有目擊  
其事。信而有徵者。因就用里舅氏自  
述欄中遇鬼一節。泚筆誌之。舅許公  
收禮發腳錢。忙個不了。壽堂的佈置。也是月波在那裏指揮着家人

谷峯在財政部裏當秘書。和別人不同年代。狠久。辦事也狠認真。確  
乎是有些勞績的。所以歷任的總長都還器重他。便是部裏的同僚。  
也大多數和他狠是親熱。那年恰遇谷峯五十歲整壽。便有部裏許  
多同事和一般親友。前來湊趣。說要替他祝壽。谷峯當然不能過於  
拒却。生日的前幾天。各處都陸續的送禮來。月波便做了臨時帳房。  
收禮發腳錢。忙個不了。壽堂的佈置。也是月波在那裏指揮着家人

達士某秋赴試秣陵。第三場題紙甫下夜深人定。正執筆擣思。聞有衣裳。絳綵自遠而近。不類男子。步履心激。疑懼。忽一少女掀簾立。雙首蛾眉貌殊娟。好知必鬼物。叱問素不相識。來此何爲。女停睇審視。遽斂容稱謝。連呼誤認。倏已不見。俄聞鄰號有細語。聲似相詬。辭難以涕泣。擰拒久久。始寂。益恐。不復成寐。亦不敢出窺。明日號役傳呼某號生自縊死。始奔走集視。其人年三十許。斜倚壁角。張口睜目。狀至可怖。頸際縛紅繩一匝。細纏。

聽雨樓隨筆

笑的變化

一一

辦理。谷峯生性怕煩。簡直毫不過問。到了生日這一天。谷峯一早起來。踱到壽堂中一看。祇見陳設得狠是整齊。壽屏壽聯倒也不少。却也無心細看。祇順着排的次序瞧去。到了末了。見有一堂泥金小屏。上面的字寫得十分秀逸。那筆跡又像是常見的。谷峰忙走近去。一看。下款便又滿心歡喜。原來這副屏便是月波送的。當下又去看那內中的詞句。却也做得狠好。中間狠詳細的敘着。谷蜂對於自己推衣解食表示種種感激的意思。也頗爲懇摯。谷峯正在看得高興。月波也走來了。便道。老叔看我這胡寫的東西掛在這裏。還見得人麼。谷峯道。你也太謙虛了。非但見得人。保你人家見了還要不住的稱讚哩。真可當得寫作俱佳四字。祇是這一堂泥金屏。小雖小也要花好些錢。我和你如家人骨肉一般。本不講什麼虛文。你又何苦爲我破費呢。月波笑道。我受老叔的恩惠。真是圖報不盡。今天是老叔的。

呵 呵 錄

笑 的 變 化

一一

如絲似不能致命。公乃以夜來所遭相告。皆嘖嘖稱異。但知其爲皖籍。至有何冤孽。則同鄉人亦不能詳。

呵呵錄

寄塵

先生不升級

一個學生。因爲考試不及格。第二年還是留級。他的先生責備不用心。學生道。先生。你去年在第二年級。今年還在第二年級。你自己不升級也罷了。反要責備人家不升級麼。

千秋華誕。我總算自己作自己寫。略盡了一點孝敬的心思。博老叔一笑。又算得什麼。並且講到做。這一堂壽屏。我依然要感謝。老叔。谷峰道。奇了。你送我禮物。自然應當。我要謝你。怎麼顛倒是。你謝起我來。月波道。我初到老叔這裏的時候。祇不過勉強夠得上通暢兩字。罷了。能胡亂寫寫的。也不過是些尋常不甚重要的文件。若非經老叔的陶鎔。像這樣壽屏等類。要站正場的文字。如何敢動筆呢。足見老叔對於我這幾年來。不但飲食更兼教誨。這教誨上所受的益處。就更甚於飲食了。谷峰點點頭道。你的說話未免有些過甚。祇是你自從和我相處以後。學業上的進步。確乎不少。其實這也是你自己聰明。肯用功。我不過略略指導你些。不能就完全說是我的功勞。；兩人正講得起勁。外面拜壽的客已絡繹而來。谷峰和月波便分頭招呼賓客。這一天足足的忙到深夜。纔得安歇。第二天谷峰因爲

### 家庭與性命

有一個吝嗇的人。愛錢如命。有人問他道。你的家產和你的性命。誰寶貴。誰不寶貴。吝嗇人道。自然是家產寶貴。性命不寶貴。爲甚麼呢。因爲沒有家產。我的性命也便沒有了。沒有性命。家產還是如故。

### 聽戲不出錢

一人走進戲園裏去找朋友賣票人。跟着他進去。要他買票。那人道。我不是來看戲的。乃是來找朋友的。找不到便出去。賣票人道。你走進門來。戲

要休息一日。依舊沒有到部午飯的時節。便另辦了幾樣精緻小菜。燙了一壺酒。他夫婦兩人和月波一同坐着吃飲酒中間。谷峰便對月波說道。我生性喜靜不喜鬧。像昨天這個樣子。便覺得有些累人。

不如今天自己幾個人吃吃喝喝。倒來得有趣。他夫人便道。你昨天不過陪陪客。也沒甚大費力。倒是累了楊家少爺了。整整一天。裏裏

外外。什麼事情都是他料理。我們那個張媽。還和我說笑話哩。他說。像楊少爺的待老爺真正天地良心。便是自己的兒子。也沒有這樣。

孝敬哩。谷峯聽說。倒又觸動了心事。便歎道。我也是半百的人了。生平別的事都還好。祇是偌大年紀。得不到一個兒子。不免是一樁缺憾。說着。便有些惱惶起來。好一個楊月波真會揣摩人的意思。他聽見谷峯這樣講。連忙站起來。說道。老叔不須愁煩。講到老叔和嬸娘。待我的這番情意。原也恩同父母。若不嫌棄。我就過寄在你們兩位。

已被你看見了。那人道：我沒有進門時，打門外走過，戲已被我聽見了。聽見了既不要錢，看見了也不能要錢。況且門外聽見的人甚多，倘然大家買票時，我當然也買票。說着揚長而去。賣票的人也無奈他何。

病人不能立起來

某小說家有一篇小說，登在日報上。其中有『病人』兩字，被排字人排橫了，變成『病』人。小說家看見，大笑道：病人是應該橫臥在牀上，不能立起來的。

又隔了將近半年。一天晚上，谷峯從外面赴宴回來，一進門便笑嘻嘻地對月波說道：你的機會來了。我今天在席上遇見我的老友徐志明，他對我說那胡師長這回進京要託他找一個能辦筆墨的人，說要年紀輕些的，纔合格。因為胡師長那裏筆扎狠忙，又要隨營奔走，年紀大的怕吃不起這辛苦。我當下便重重的託他教他，將你薦去。保能勝任他。他也一口答應了，約定日內給我回音。諒來此事，十八九可望成功。你且靜候好消息罷。月波聽了，由不得心下十分歡喜。

## 求幸福齋叢記

海鳴

△長時間之跳舞

女子跳舞之風。美國爲盛。阿海州之客利芙蘭城中某跳舞場。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夕。開跳舞大會。笙歌澈夜。樂者不疲。有A.H.U.女士者。

喜却又說道。承乾爺的提拔。固然萬分感激。祇是我的意思却想永遠。伺候乾爺。不願再到別處去。谷峯道。話不是這樣說。法論我和你。的感情自然已不得永遠長在一處。祇是你正在少年。在我這裏。總難得出頭。難道就這樣埋沒一世。麼。胡師長是目前軍界中第一紅人。你跟了他去前途發展。正是無窮像。這樣大好時機。豈可錯過。月波聽了。便不言語。第二天志明便來回話。教月波去見胡師長。谷峯便令月波跟着志明同去。一見之下。胡師長果然十分賞識。當面約定他過去辦事。又說不日就要出京。月波回來稟明了谷峯。谷峯當然歡喜。到了出京那一天。月波向谷峯夫人却和月波說笑道。你這一去可是。他許多處世小心的話。谷峯夫人却和月波說笑道。你這一去可是。要飛黃騰達了。祇是一層。你爬上了高枝。却休把我們這乾爺乾娘忘在腦後。啊。谷峯道。你休得囉唣。月波豈是這樣人。月波也道。我不

求幸福齋叢記

笑的變化

一六

舞團思有以打破 A H K 女士之新  
記錄。遂聚精會神繼續跳舞至五十  
二小時又十二分之久。計自某星期  
二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起至星期

四日下午一時五十一分止。幾及兩

日有半之時刻。遂爲世界最能耐久  
跳舞之人。又雙人跳舞之時間最久  
者。近推美京華盛頓 Elsie Weber  
女士與 William S. Ferrel 君會合。

跳舞至九十六小時。至第四日夜半而  
未息。謂非舞至一百小時不止云。

△世界打字最快捷之女子

虧了乾爺乾娘那有今日人非木石受了這樣大恩恐怕報不了是  
真的却怎會忘記怪不得人說知子莫若父不說知子莫若母到底  
還是乾爺知道我的心乾娘就有些過慮了說着又笑引得谷峯夫  
婦二人也笑起來了這一陣笑聲便將月波送出門外

月波跟了胡師長去後最初的時節差不多每隔三天總得寫一封  
信給谷峯半年之後信便來得漸漸稀了一年之後便是谷峯寫信  
去也不大有回信來了祇從志明那裏得着消息知道胡師長對於  
月波十分重用谷峯聽着自是歡喜心想他大約是公事忙了所以  
連我這裏都沒工夫寫信這也應該原諒他的

又過了幾年胡師長已升任了巡閱使了威名赫赫政府中無論辦  
什麼事差不多都得聽命於他一天財政總次長宴客陪客中有幾  
個便是財部中重要人員谷峯也在其列說請的是胡巡閱使新派

現世紀世界打字最快捷之女子。爲美人李荷。每一分鐘能打信八百封。曾在芝加哥試演。

△十八歲畢業大學之女子

美國芝加哥大學女生歌文。近被頒給哲學學士榮銜。查彼肄業大學不過三年。現年祇十八歲。即在大學畢業。并得學位。誠女界中之翹楚也。聞女父爲警察區長。乃兄爲律師云。

△十七歲之女裁判官

最近美國根作技省之熱加存市。新選裁判官一員。名燕娜女郎。今年方

來的駐京代表。谷峯起先也不注意這駐京代表是甚麼人。直到在席面上彼此相見。谷峯不禁大爲詫異。原來這位代表不是別人。便是他乾兒子楊月波。谷峯忍不住問道：「你是幾時進京的怎麼我竟會不知道？」月波見了谷峯臉上似乎露着狠不好意思的樣子。忙笑道：「一別就是好多年了。老叔近來身體還好麼？」我到京也祇十多天。原想把公事略略料理清楚便到老叔那裏來請安。却不知道今天先在此地相見。谷峯聽他這樣說。倒也不甚介意。祇是一件事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一別幾年便把這乾爺兩字的稱呼取消了呢？當下也不說什麼。祇隨口敷衍了幾句。直到席散。兩人都沒說着一句體己話。到了明天。月波居然便來拜谷峯。谷峯狠殷勤的接待他。他却說事情太忙。還有別處要去。坐不到十分鐘就告辭而去。也沒請見谷峯的夫人。谷峯夫人不免有些生氣。谷峯却勸着他道：「月波。此刻

十七歲。童態猶存。但腦筋靈敏。口才敏捷。辦事細密。素為人所欽仰。此次當選為裁判官。實由市民公舉就職。後即判決一案。至為公允。美國各報無不紀載此事。傳為美談。同時蘇俄

莫斯科地方。地方審判廳法官。為 C. A. G. 女士。亦為妙齡女郎。髮短作椎女裝。某日判暴徒七人之死罪。盜首名 S. M. 者。亦一翩翩風度之美少年。又英國某州新當選之候補議員。為某夫人。係歌女出身。是皆女界中之奇人也。

也真是個政界要人了。自然不能和從前一樣看待。便是乾爺乾娘。當着人面前亂叫。怪沒意思的。他又不是小孩子家。便是他。仍舊要這樣稱呼我。也要教他取消哩。谷峯夫人道。他怕不好意思。從前何必叫他如今不是小孩子家。難道從前在這裏的時候。便是個小孩子麼。一番話。倒將谷峯駁得無話可說。祇是乾笑。

財政部中。本來時時刻刻鬧着飢荒。最怕的是軍人索餉。一聲索餉。就是部中人的魔難到了。一天上午。谷峯剛到部財政總長便差人請他過去。說道有件要緊事。非託你不可。谷峯忙問何事。財政總長道。胡巡閱使那邊索餉一百萬。我們這裏實在籌措不出。延擱了好久。他那位駐京代表便發起脾氣來了。說約在今日要到部中來坐。索。你是知道的。部中這幾天那裏有錢。他便來坐索。也是枉然。無非鬧一場罷了。但目前的胡巡閱使那一個敢得罪。他能敷不鬧最好。

### △愛之離婚

美國三藩市地方有婦人許路市者至法庭控告其夫。并請求離婚。其所持理由則謂其夫愛彼特甚。每月於其薪水一百十元中。竟與彼九十元。又不許彼接受其他職業。以補助丈夫。彼心甚為不安。更不願作此坐食之人。故請求離婚云。但法官之意見。以為夫之愛妻係屬正當。不能因過愛即視為可以離婚之條件。擬不理此案。又許氏之夫為一水手。是日并未到案。

我聽說那楊代表和你是老世交。從前又受過你的好處。今天他盛怒而來。最好請你在此抵擋一陣。教他千萬寬限我們幾時總趕緊在別的款項中撥給他就是了。祇是什麼時候可以有却還說不定。谷峯聽了。暗想照我和月波的交誼而論。這個人情諒還講得下來。當下便滿口答應。等了一會。月波果然帶了幾個衛兵。穿着戎裝。帶了手鎗。急匆匆的來了。一到財政部。問總長。次長却說是不在部中。又問庫藏司長。也說是請假沒有來。月波便暴跳如雷。說憑你們大家躲着。不見難道就算了麼。今天沒有錢。我會將你們這個財政部踏平了去。部中公役是預先受了上面的吩咐的。見他一發怒。趕忙去報告。谷峯。谷峯不敢怠慢。忙趕到客廳上去。月波正在那裏大嚷。大罵。一見了谷峯。也不招呼。冲口便問道。他們那些人呢。為什麼都不肯見我。却教你這祕書出來。有什麼用呢。谷峯忙陪笑道。你且息。

「無言爲上」訣 春夢

前日卓呆先生做了許多新禁厭術。我也做了一篇新禁厭術補遺。這些禁厭術雖則靈驗。然仍要念咒。萬一匆促之間。咒念錯了一字。不但不靈。說不定還有意外之禍。今本人更發明一種『無言爲上』法。遇着種種可厭的事情。只擎此法對付。無不靈驗。而且簡便易行。包管適用。諸君不信。請嘗試之。

怒請坐了。待我慢慢地說與你聽。月波便一屁股在上首坐了下來。催着谷峯道。你說你說。谷峯當下便將財政總長教給他的話。又格外加了許多說詞。婉婉轉轉的講了一遍。以爲月波必定可以買他一個面子了。誰知月波聽完了他的話。依舊搖着頭道。不行。不行。我奉着大帥的號令。祇要的是錢。有了錢。什麼事都好。沒有錢。儘說空話。是不中用的。谷峯碰了他一個釘子。心下也忍不住有些動火。忙道我和你不談別的單論。這許多年的私交上面請你總算顧念。我的情分再寬限些時。好不好。月波陡然變了一副冷峻的臉色。又哼哼的發出幾聲怪笑來。道實對你說罷公事。自公事私交自私交。這是不能并爲一談的。倘然顧了你的私交。誤了大帥的公事。我如。何。擔。當。得。起。也罷。總算你苦苦說情。今天就算拉倒到了明天。若再。沒有。就。不。要。怪。我。說。罷。立起身來。也不作別。就這樣。怒吽吽的去了。

(一)凡是在茶館裏品茗。遇着相面先生來和你胡纏。無言爲上。如一開

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二)凡是在『停車處』遇見許多黃包車夫。蠭擁上前拉生意。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三)出火車站時。遇見旅館接客的人。向你拉生意。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谷峯此時看着他這副惡狠狠的神情。廻想到從前說他是滿面笑容的人材。那句話不由連打了幾個寒噤。

財政部中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要受着武人的排遣。所以楊月波這樣鬧了一頓。在財政總長等心中。倒毫不介意。轉是谷峯覺得這件事調停不下來。實在大失面子。由不得十分氣惱。他恨極了。便在同事面前。將月波從前的歷史。說了出來。道他如今得法了。不該這樣忘恩負義。大家聽着也却憤憤不平。有些好事的便將谷峯的話傳了出去。恰巧被反對胡巡閱使的一家報館知道。便將他當作絕好材料。在報上登了出來。加了一個標題。說是『拉車代表』。又有人獻殷勤。將這張報紙送給月波。這一氣非同小可。你後頭討錢。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轉念一想。此中情事。若不是谷峯故意宣布。別人那裏能彀知道。當下便暗地咬牙切齒的冷笑。道你會出我的醜。我難道沒有法子報。

(五)在馬路上走遇見不相識的人。

你的仇麼哼哼請你等着罷

忽然和你招呼冒充是你的朋友親戚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六)遇着恨你忌你的人在報紙上罵你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七)婦女出門行路遇見流氓惡少和他胡纏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八)遇見有神經病的人和你說話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施谷峯的通緝不但谷峯自己莫名其妙便是旁人也都莫名其妙後來谷峯沒法想來想去祇有月波這條路還可以疏通但月波此時已在胡巡閱那裏當了參謀總長天天和胡巡閱在一起十分親信較早一溜烟逃走了祇是心中總不明白自己得罪的理由後來又打聽着還是胡巡閱那面指名緝拿的便格外駭異起來暗想我和賈巡閱既然毫無交情和胡巡閱又素無嫌隙這是什麼人在裏

清了。

(九)遇見冒充慈善家而募捐的人。向你募捐。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十)女子在公開的社交裏。遇見無聊的男子。向他說親熱的話。無言爲上。如一開口。便愈說愈纏不清了。

還有許多。不及備載。諸君聰明人。可以照此類推。此是千古不傳之秘法。本人得之。不敢自私。特爲公諸當世。諸君切莫等閒視之。須知他是無上秘訣。

### 無言爲上訣

### 笑的變化

二三

密谷峯怕惹動眼目。非但自己不敢去見他。連函札往還。也恐不大穩。便祇得轉託徐志明去設法。志明仍在京裏。當着差事。受了谷峯的囑託。居然義形於色。特地出京走了。一趟到了胡巡閱的駐在地。見了月波。一開口便問他道。好好的一個谷峯。怎會牽涉在通緝案裏。這件事。你總知道可否。設法替他挽回一下子。你當年到底受過他的……這句話。未曾說完。月波早阻止道。我當你有什麼事來求教。我原來專爲替谷峯作說客來了。老實告訴你。像他這樣無名小卒。大帥怎會注意。但是他所以落在通緝案裏。也自然有個緣故。這個緣故。你不必問。我祇問他自己便了。誰教他以前動不動就會登報。破壞人家的名譽呢。他這幾句話。志明依舊有些摸不着頭腦。正面想再問。猛然抬頭一看。但見他嘻着一張笑臉。眉目間凶光流露。竟像廟中泥塑的惡鬼。在那裏望着他。獰笑一般。登時嚇了一跳。再也

## 蚊 蠅 談 話

不敢多說話了。

## 三個猴兒的故事

二四



## 三個猴兒的故事

向愷然

在下閒居無俚的時候。每歡喜將平昔耳聞目見。稀奇古怪的事情。

(蚊又問)汝以普通人爲何物。  
(蠅又答)臭肉。所以世俗有臭肉引  
蒼蠅一語。

(蚊答)此語太刻。  
(蠅答)請讀孟子。孟子蠅蚋咭噭一  
語。即是明證。蓋人們雖當時未必皆

在我腦筋裏輪迴的次數最多。覺得最奇怪最有趣的。惟有三件猢  
猻的故事。一件是親眼看見的。二件是聽得人說的。但雖是聽得人

臭肉。結果則皆不免。

語畢。轉問蚊子曰。君日吮人血。究竟有何異味。

(蚊答)諸味俱備。

(蠅曰)請詳言之。

(蚊答)學子之血味酸。勞工之血味苦。兒童之血味甘。

(蠅問)曾吮軍閥法官等血否。

(蚊搖首答)辣甚。故不敢多吸。

(蠅又問)婦女之血如何。

(蚊答)清白人家。其血多淡。若無恥

一流。則腥臊異常。

說的却不是出於虛造。隨手寫將出來。自覺比較普通象由心造的小說。興趣還來得濃厚些兒。

## (一)

我十二歲的時候。在長沙鄉村中蒙童館裏讀書。同學的共有十六個。以我的年紀爲最小。這一十六個同學。都因離家太遠。就在館裏寄宿。惟我離家不遠。本可以不寄宿。不過小孩心性。歡喜人多熱鬧。也借着自修便利。和許多同學鬼混做一塊。夜間還有誰肯拿着書本認真用功呢。祇等先生一關了房門上床。我們便各自幹各的。頑皮事業了。或是白天在外面偷了人家的蔬菜雞鴨。等到夜間煮了吃。或是趁夜間悄悄的出外。釣人家池塘裏養的魚。摘人家棚架上學的小。夜間出外做小偷的勾當。不敢同去。恐怕被人家發覺了。追

西廂新彈詞

三個猴兒的故事

二六

蒼蠅正欲詳問其故。忽一頑童手舉蠅拍跳躍而來。於是彼此鴻飛冥冥。頃刻不知去向。

西廂新彈詞

飯牛翁

△游殿借廂

張生趕考赴京邦。路出蒲東駐紫韞。要尋個店家行李歇。小琴童負劍背書囊。悶懷聊遣遊蕭寺。菩薩門前拜柱香。願望佛天來保佑。解元郎改做狀元郎。大雄寶

趕起來，逃跑不快。同學的也怕因我誤事，不教我同去除我之外。還有幾個或因身體孱弱，或因胆量太小，不能同去的，便在館中坐地。祇是他們偷了東西回來。我們坐在館中的，煮吃的時候，仍能享同等的利益。我們不能陪同出去的，連我共有五人。一個個都眼睜睜的盼望出外做小偷的同學得勝回來。好大家享些口福。誰也不肯先上床安睡。我們五人既都不肯先睡，而面面相覷的坐着。又苦無聊，於是就圍坐在一盞油燈底下。分班下象棋。我的象棋程度最低。祇能坐在旁邊觀陣。他們四人鉤心鬥角的。有時爲一顆子相爭起來，鬧得先生聽見了，就得受一頓臭罵。棋子燒毀，棋盤撕破。因此相約動子不悔。無論如何，不許開口說話。誰知就在這不許說話的當中，生出極有興趣的事來了。這夜是九月下旬。月出在半夜以後。當小偷的同學不會回來。我們照例寂靜無聲的下棋。在那沉沉夜

殿參賢聖。細數黃金羅漢堂。粥  
鼓飯鐘廊下。列疏疏花木隱禪房。  
驀然陡見佳人面。可喜處兒淺。  
淡妝諒必千金閨閣女。一身縞。  
素着衣裳。我問知了相國崔家。  
賢小姐。魂靈兒早已在他行。思  
前想後心生計。畫策周詳九曲腸。  
來覓老僧方丈話。懇求好事做。  
周方秀才家聊表人情敬。播兩  
掂斤紙半張。一不夠齋糧。二不  
夠茶湯。三不管。聞人說短長。不  
要香積廚。不要枯木堂。半間矮。

氣的當中。忽聽得窗外院落裏有兩個翅膀撲搗的聲音。越撲越急。我那邊鄉裏本來時常有猴子偷人雞鴨的事。我們一聽那翅膀撲搗的聲。同時五人一般的猜度。各人都低聲說。猴子猴子。我靠窗坐着。一掉頭就從紙縫向院落裏張望。是時彎月初升。微風弄影。院落中一草一木。皆如浸在清明秋水之中。纖微畢見。祇是並不曾見有猴子在那裏翅膀撲搗的聲。也停息了。然我心裏總不相信真個沒。有仔細定睛向樹陰裏搜索。猛然樹枝一響。却被我見着了。原來果是一隻猴子。正用左手支着一個小小的紅色布袋。右手抓住一隻淮鵝的頸項。拼命的往袋口中塞。祇是鵝大袋小。那裏塞得進去呢。塞一下。鵝翅膀便撲搗幾下。惟頸項被抓的太緊。叫不出聲來。猴子見塞了一會。塞不進袋去。忽又停住不塞。望着鵝子發怔。像是在那裏想主意似的。是這們停止一會。又跳過一邊。仍是如前一般的塞。

## 扒 灰 歌

三個猴兒的故事

二八

屋借西廂。老和尚借我西廂住。  
功德無量福壽彊。小生是日坐西廂。  
何敢出。朝朝夜夜讀文章。  
幸虧那法本善知識。答應點頭說。  
不妨。門開方便老圓光。

## 扒灰歌

恨呆

扒灰老。扒灰老。鞠躬盡瘁不辭勞。  
兒媳牀第事。督率躬親操。  
大媳婦。生得俏。柳腰纖纖好身條。  
小媳婦。生得姣。眉似新月。

翅膀也如前一般的撲撥。我最初張望的時候。不會看見。也不會聽出聲音。想必已是在那裏望着鴨子發怔。我們看了。都不做聲。各人都把口掩了。恐怕笑出聲來。打算看那猴子怎生擺佈。祇見那猴子一連換了幾個地方。但不肯換手。好不容易塞進大半截。到袋口裏面去了。祇因不敢將那抓頸項的手放鬆。而左手支着袋口。也是不能鬆的。右手一抽出來。鴨頭便也跟着出來了。看那猴子的情形。確是着急的厲害。末後用一脚抓住鴨頸。一脚彷彿抓住一邊翅膀。屁股坐在地下。雙手支開袋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往鴨身上蒙罩。奈鴨的翅膀。始終是亮開的。照起首時的塞法。倒可塞進去半截。及改用這個方法。更一片鴨毛都裝不進去。我們躲在房中偷看的人。見了這情形。實在是忍笑不住。有一個同學的。平常最喜打石子。手法也還不錯。相隔十多丈遠近的狗。他用石子打去。十九能打中狗。

鼻瓊瑤。扒灰老老看見迷迷笑。頭蒙館附近咬人的惡狗。沒有不會挨他打過的。都是見了他就跑。一心代表兒子把百姓造。黃昏到三更。那怕是深宵。不管年老精力衰。拚着黃泉路上去走一遭。走一遭。不得了。閻王伯伯看見鬼火冒。擲向油鍋裏面熬。熬得扒灰老兒嘕嘕呱呱叫。

這時他看得手癢起來。却苦房中找不着石子。一看桌上有個圓形的墨水缸。隨手拿起來。上半截的窗門是開着的。輕輕踏在椅上。探出半段身體。對準了一水缸打去。猴子正在一心想裝鴨子。沒分神照顧房裏有人暗算。水缸正打在他脊梁上。這一驚非同小可。吱吱的叫了兩聲。撇下鴨子布袋便跑。我們都從窗門裏翻出去。想追趕一番。祇是等我們翻到院落裏看時。猴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遺下兩個布袋。都祇尺來長。一個空的一個裏面裝了一隻燻臘了的鷄子。不知從那裏偷得來的。我們倒落了一頓飽吃。過不了幾日。接連下了幾天秋雨。同學的夜間不能出外作小偷。安睡得比平時早。麻婆擦粉。……討厭。抄襲文章。……討厭。

討厭。半打。樹榮。……

討厭。半打。樹榮。……

這日一個姓周的同學。對我們用質問的聲口說道。你們是那一個使促狹。把我的筆尖都剪禿了。害得我大字卷子都不能寫。我們一

## 放屁歌

三個猴兒的故事

三〇

窮人吹牛……討厭。  
缺嘴唱歌……討厭。  
老婆吃醋……討厭。  
霪雨連綿……討厭。

## 放屁歌

洞天

這地位本來排着徐洞天先生的放屁歌。歌中大意是說現在的時局。七顛八倒。弄得不成其爲話了。所以唱隻放屁山歌。豈知本書的發行人。恐怕遭當道的干涉。要求鄙人把這一

聽這話。都很覺得詫異。齊聲答道。誰無端剪你的筆尖做甚麼。姓周的道。你們且來看看。姓周的房間。就是那夜我們五個人在他座位下棋。發見猴子的。當下我們同到座位跟前。他從磁筆筒裏抽出一枝筆來。一枝枝脫去筆套。給大家看道。不都成了禿頭禿腦的東西。麼。我們接過來。仔細一看。那裏是剪斷的呢。竟是用火燒成那禿頭禿腦的模樣。有兩枝寫大字的。筆毛上還沾着茶油。我們才斷定是在油燈上燒禿的。然也猜不出是誰使的促狹。姓周的氣忿得向空亂罵了一頓。也就罷了。這夜姓周的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忽聽得桌上一響。忙睜眼隔着帳門。朝外一看。祇見一隻猴子端坐在桌上。將油燈剔亮了些。從筆筒裏抽出筆來。脫了筆套。湊近眼前。反覆玩弄。然後拿向燈上去燒。姓周的忍耐不住。就床緣上猛力一拳。接着一聲大吼。跳下床來。猴子嚇得往窗外一跳。霎眼便不知去向了。我

段已經排好的放屁歌拆去不用。但是書中無端空了幾行空白。讀者一定要來詰責的。鄙人祇好胡亂寫幾行字在上面。聊以塞責了。

唉、現在的當道。竟能使人家不敢說一句微言。勢力真大極了。但是要曉

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恐怕將來終有防不了時候啊。    （羣）

離我蒙館二三里遠近。有家姓何的。富有田產。住宅極其壯麗。因時常有竊賊到他家偷東西。他便請了一個會把式的壯士。終年住在家中防守。這壯士姓胡。名應葵。年紀三十來歲。本領雖不甚高大。手腳却很便捷。胡應葵白天沒有事。總是在砂灘上練習跑步。和使拳刺棒。準備有賊來時。好實施自己的職務。周近數十里的竊賊。聞他的名。都不敢來嘗試。胡應葵夜間不大睡覺。坐守到天光大亮了才

一  
們大家驚醒起來。燒筆的疑案。至此才得明白。然而疑案雖明。猴子仍是每夜必來騷擾。或撕破各同學的書本。或將油燈弄翻。到處油污狼籍。簡直鬧得不可收拾。虧得左右的農人說。因為兩個布袋。不曾退還。所以每夜來擾。我們似信不信的。姑將兩個布袋懸掛屋簷上。次早看時。已不知何時取去了。從此那猴子不曾來過。

## （二）

清獻焚琴。

日月其馳。

面如重棗。

屋舍儼然。

八音之首。

五雲樓閣有人居。

野火燒不盡。

合而言之情也。

買絲肖平原。

醋娘子發酒風。

十亂中間有婦人。

荷花郎郎（草名）

獨鶴語

明道。

赤羽。

瞻廬。

金聲。

天棲。

茸餘。

小青。

仇郎。

繡君。

美孫。

郎。

上床睡到一二點鐘起來。差不多成了他的習慣。他的性情極愛清潔。衣服被褥都比和他一般兒身分的人精緻。在何家做長工的和一切的匠人誰也不能在胡應葵床上靠一下子。他老實不客氣的說怕坐髒了他的被褥。這白天光亮了。胡應葵鋪牀睡覺。一看被褥上糊了好幾處泥砂。當下氣忿得甚麼似的。指定說是長工因他愛潔淨。不教人在他牀上坐。挾了這點兒嫌。有意將泥砂弄到他牀上的。長工指天誓日的說沒有的事。彼此爭論了好一會。東家出來調解了才罷。胡應葵沒奈何。將被褥完全洗滌過。重新鋪疊起來。一出房。便將房門反鎖了。並時時留心照顧。次早開門進房去睡。新洗的被褥。不知何時又糊了許多泥砂在上面。不由得暗暗吃驚。道這才奇了呢。我親手鎖的房門。鑰匙在我身上。有誰能進房來作弄我咧。仔細在被褥上面查看。祇見雪白的墊單上有無數的小脚跡印。一

爲日爲火。

雙熱。

鹿鳴宴上尋常見。

野萍。

不得要領。

无朕。

關千宿花影。

怡巖。

山光悅鳥性。

亞。

方今最流行之雜誌是何種。

野萍。

捲簾阿紅。

怡巖。

### 書壇語

飯牛

△毛旭秋之芭蕉扇  
同治初年桂秋榮與毛旭秋稱二秋。

望就知道是猴子的腳跡。胡應葵看了放在心裏。絕不向人說出來。這夜悄悄的躲在黑暗地方偷看。夜深人靜的時候。果見一隻尺多高的玄色猴子。從窗門縫裏跳進房。向兩邊望了望。直往牀上一跳。先在疊起的被窩上來回走了幾遍。又四處翻看了一會。就在摺單上。左一個筋斗。右一個筋斗。又豎一會蜻蜓。末後撒了一泡尿在被窩上方。跳下牀。越窗跑了。胡應葵因躲在隔壁房裏。一時不能進房。看了這情形。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幾番打算躡足出房。堵住窗門捉拿。祇因知道猴子這東西最機靈。這裏一動得腳響。他就在那邊逃跑了。逆料不驚動他。明晚必然再來。自己思量了一條計策。仍不向人說明。等到夜間大家都睡了。胡應葵仰面朝天的睡在牀上。將被窩抖開來。蒙頭蓋了自己的身子。兩邊虛空低下的所在。拿許多衣服摃起。外面看不出有人睡着的形像來。手脚向四角張開。祇等猴子

秋榮唱玉蜻蜓毛旭秋唱芭蕉扇。一時謂之扇撲玉蜻蜓玉蜻蜓今時說唱者猶多芭蕉扇則已如稽中散廣陵曲絕唱人間矣書中情節逃不出才子佳人小說範圍因措詞極豔麥遭官廳禁止旭秋絕技在背娃娃因本人形狀原似郭橐驼故描摹肩上扶人奔出後園時狀態台下聽客望至台上彷彿肩上似肩一娃娃傳神在阿臂中如王右軍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也今光裕社同業七八百人竟無一能唱。

子一跳到被窩上來就出其不意的手腳齊起把猴子包在被窩裏佈置既定即在被裏屏聲息慮的等候可憐連嗽都不敢咳一聲動也不敢動一動靜等了一個多時辰已禁不住將要朦朧睡着了陡聽得窗門一聲響跟着一個很重的東西往自己肚皮上一跳胡應葵何等快捷那有給他逃跑的分兒剛一落到肚皮早已四邊齊上緊緊的包在被窩裏面了紮縛的麻索都已安排好在手邊隨手拿來將被窩撮攏來紮了一個結實起初還彷彿在被裏動彈紮縛停當後一些兒動靜也沒有了胡應葵提在手中跳下牀來喜笑道好孽畜你也不看清人我的牀上你也敢來胡鬧我這番不要你的命怎得出我這幾日胸中的惡氣一面說一面提出房來喚起了長工並東家先說明了前昨兩夜的情形和如何捉拿的方法才指着被窩給大家看衆人聽了無不喜笑姓王的東家說道猴子這東西最

芭蕉扇且幾無人知。有芭蕉扇其脚本不知流落何所惜哉。惜哉。

### 遼東遊記

容齋

#### 第十九節 圖門江

圖門江源亦出於長白山。如安圖縣

境之大浪石、紅旗三水合流爲三江口。即此江之上遊。按通志。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達朝鮮北界。復東南折入海。云江流長千三百餘里。

#### 第二十節 人麌貂皮靰鞡草

遼東遊記

三個猴兒的故事

三五

會裝死。萬不可輕容易把被窩打開。一打開就跑了。胡應葵道。不錯。他初進被的時候。還動了兩下。後來見我紮牢了。知道逃不脫。就裝死不動了。我不怕他裝死。我得由假死打成他一個真死。他難道會妖術。不怕打麼。隨伸手給長工道。你祇替我緊緊的捏着這裏。就這火磚地下。等我來給他一頓飽打。長工照着胡應葵握手方式。雙手牢牢的握了。擋在火磚地上。胡應葵提了一個木狼槌。兩手舉齊頭頂。使盡平生的氣力。一連幾槌下去。好像已打成肉餅了。想解開來看。東家還說祇怕不會打死。胡應葵道。我橫豎拚着被窩不要了。索性再賞他幾槌妥當些。於是又使勁打了幾槌。大家聽了槌下去的響聲。齊聲證明已打成肉醬了。這才把槌放下。胡應葵要長工動手解索。自己放下狼槌。張開兩手。準備萬一不會打死。好下手捉拿。就是立在周圍看的人。也都張着雙手等候。長工解開了繩索。尙拾頭

諺云。關東有三宗寶。人蔞、貂皮、靰鞡草。其實東省物產甚多。禽獸中之有實用者。如虎骨、鹿茸、熊掌、狐、貂、海龍、灰鼠等物。皆爲貴重趨時之品。俱排列於關東寶物之內。三寶中所標明者。僅有人蔞、貂皮、靰鞡草。不知何所取意。更不明其童謠俚語之所自來也。若夫貂皮可以禦寒。人蔞可爲藥品。名之爲寶。尚有可說。獨此靰鞡草一項。東邊產生最多。(奉天東山一帶。俗稱東邊)並不足奇。何以爲貴。

下來。作弄胡應葵。一說是猴子偷了臘肉。帶到床上來玩弄。一上床。沾在被窩上。不得下來。胡應葵接着笑道。是嗎。我這幾塊便是銅頭鐵背火眼金睛的孫猴子。也得打成肉餅。旋說。旋伸手捧了肉餅來看。又不由得吃驚道。怎麼這猴子沒有毛呢。這時天色已亮了。大家認真看時。那裏是甚麼猴子。原來是一塊臘肉。已被槌得稀爛。非仔細認不出是臘肉了。大家都笑得彎着腰伸不起來。惟有胡應葵十分懊喪。猴子不會擎得。倒把一床八成新的精緻被窩。斷送得不能用了一說是那猴子看出胡應葵假睡的用意。故意偷一塊臘肉。一併列入關東三寶。吾尤不甚解也。

按本草所云。人蔞爲提氣養神之補劑品。亦東省貴重之特產也。近年以來。人蔞種類甚多。有中國參。老山參。秧蕷。潞黨參。沙參。西洋參。東洋參。高麗參。美國參之分。(前清末葉。美政府曾向吾國農商部索取人蔞種子。不數年。市上已有該國之出品。是見其科學之進步。能以處處講求。幾無一事而不完善也。)蓋人蔞種類既繁。其土脈種植當然不同。而其性質亦因之有溫補與熱燥之異也。據藥物學專家考驗。謂人蔞之效用。仍以

知道有人。撇下臘肉就跑。二說都是揣測之詞。不知誰是。總之是實有其事便了。

### (三)

福建長樂縣姓王的是一個巨室。有百十萬財產。主人養了一只猴子。極靈巧。主人對他說話。他能懂得意思。客來了。叫他拿烟送茶。一點兒不錯。亂一點兒不苟且。並能打發他出外買不重要的東西。祇須將錢。並要買甚麼東西的樣品。交給猴子手中。他自然能照樣買回來。長樂縣城的商店。無不知道這猴子。是王紳士家的。誰也不敢傷害他。有時店家見猴子拿着樣品來買東西。故意拿出和樣品不同的東西給他。他抵死也不肯要。錢也握在手中。不肯遞給店家。必待與樣品對了不錯。才肯給錢。王家富有。原用不着要猴子供差使。不過覺得有趣。每日總得尋幾樁事。給猴子出外做做。長樂城的人。

老山參爲佳。因老山蔓條由層巖絕壑產出。爲天然的而非人工的。蔓苗也。如其四肢完備。確具人形者。經數百年始一見。然甚不易得也。是以長白附近居民多藝種蔓子於田地。俟秧苗發生。支以木架。上覆木板。以蔽炎日。每值朝夕。仍須去板放光。使之受陽氣。而生長不溼不燥。加意培護。經六七年後。蔓即長成。謂之秧蔓。銷售於通商大埠。以備藥劑之用。故秧蔓亦爲東邊大宗特產。每年獲利亦不在少數。因之以此爲業者。亦日見

也都日日想見這猴子的面。尋尋開心。王家主人吃鴉片烟。長樂城祇一家烟膏店的烟最好。主人拜這家的烟。不能殺癮。又不肯一次多買些。放在家中。說多賣多吃。必須每日打發猴子去。一手拿錢一手拿盒去挑。烟膏店習以爲常。每日猴子一來。即照着錢的多少。挑膏給猴子拿去。從王家到烟膏店。必走一家水菓店門前。經過猴子。見了水菓。十分想吃。却又不敢上前去取。每次經過的時候。總得徘徊一會。現出饑涎欲滴的樣子。水菓店就想騙猴子手中的錢。看看猴子的情形。即向猴子招手。先拿點兒香蕉給他吃了。猴子吃得嘴甜。還想要吃。店夥便說你得給我的錢。我也不完全要你的。你仍舊可以去挑烟。猴子能有多大知識。就分了點錢給店夥。換得幾件水菓吃了。及至挑得烟膏回來。主人覺得烟少了些。以爲是烟膏店欺猴子不懂得。不會照錢數給烟。打發當差的去烟膏店質問。烟膏店

其多也。至於藥肆之中。又有生熟之分。（初購進者爲生貨、經藥店用糖製過者爲熟貨、熟倍值於生。）每逢山客（又名蓑客）到來之際。藥店爭着購買。購進生蓑之後。（生蓑又名原苗、亦名原貨、統名之爲栽子。）即用冰糖蒸熟。名爲糖罐。蒸熟之後。參內皆含糖質。不但易於存放。且外表肥大。亦頗壯觀。擇其成形。及分量之大者。盛以木匣。倍極裝潢。列爲上等。其價值極鉅。爲貴重之禮品也。參之次者。售於小販。或備飲片之用。蓑

裏的人說。猴子祇拿多少錢來。主人一聽這話。就疑心是猴子不小心。在路上把錢掉了。抓着猴子打了一頓。次日仍要猴子去挑。猴子雖然爲吃水菓挨了打。見了水菓却仍不捨得不吃。店夥又招手引誘他。他又分些錢吃了。他是一隻有靈性的猴子。知道少了烟。回家又要挨打。猴子的手腳何等快。便挑了煙膏之後。乘烟膏店裏的人不在意。居然偷了些烟膏回來。主人見這回烟膏特別的多。也不知道是偷來的。歡喜得獎勵了猴子幾句。猴子一得了主人的獎勵。也喜得搔耳扒腮。自以爲這偷的方法很好。於是每日吃水菓分了錢。就偷烟膏彌補。不過猴子的手腳雖快。但是做得不乾淨。弄得煙缸外面四處糊滿了烟膏。烟膏店裏的人。幾番見了。覺好奇怪。思量若是人偷烟。決沒有這們魯莽的。必是王家的猴子了。烟膏店的人既已發覺了。祇等猴子來挑膏之後。店主就躲着窺探。果然被他探着

鬚亦另有需用。蔓水可熬蔓糖。幾無一物可以拋棄也。不過近年市上所售蔓類極多。性質亦異。大半均由人工種植。至若奉省特產之天然的老山參。雖用鉅款。亦不易求得也。

孔子有云。與衣狐貉者立。又云。衣輕裘。又云。黃衣狐裘。可見列國之時。狐貉之裘。已爲富家用品。清制。非至二品。不能服用。貂韋。非王公或特賞。不准用。帶膝貂韋。自政體改變。不分體例。祇須富有。即可購用。是以狐貉、貂、騷、各種輕裘。又以貂皮爲特等。

了。他手中拿了一根很長大的旱烟管。乘猴子正在偷膏的時候。劈頭就是一下。猴子遍身都不怕打。祇頭頂萬分經受不了一下。便是用竹竿敲一下。也得送命。何況用很長大的旱烟管呢。在店主的意思。原沒打算一下打死的。也是這店主合該倒霉。當下見猴子挨了一下。就倒在桌上。祇吱吱的叫了兩聲。手脚一顫動便死了。也就大嚇一跳。知道這猴子是王家的寶貝。王家是有錢有勢的人。得了信。決不肯善罷甘休的。當下嚇慌了手脚。祇得將猴屍用繩縛起來。掛在門背後。想等夜深街上沒人行走了。方提去掩埋。挑了許多盒烟膏。送給衆烟客吸。要求衆煙客祇得答應。再說王家的主人。這日打發猴子去挑烟。半日不見回來。等得不耐煩了。又打發當差的去接。當差的直走到烟膏店裏。問我家的猴子。曾來挑煙。沒有店主說。今日不會來。我們還正在這裏議論呢。當差的回家。

矣。長白山下。山林最多。出產虎豹狐貂。亦屬不少。故童謡所云。關東三寶。貂皮亦列其內。蓋亦東省之特產也。貂之種類甚多。以紫貂。火金貂爲最貴。草貂次之。青根貂又次之。在光緒中葉。余幼年時。每襲貂褂。僅值數百金。今則非千金不可矣。現下一頂貂帽。亦需一二百金。其價之昂。亦可概見。惟以近年產貂日少。用者越多。而其價亦愈貴矣。至於獵戶捕貂之法。係在林中架木爲椽。由其歷年之經驗。可以預知貂之行蹤。故獵戶以椽

照樣的報告。主人詫異道。奇怪呀。我的猴子。養了十來年。打發去外面做事。一次也不會荒唐過。今日不會去挑煙嗎。我不相信。我得親去查查。隨即帶了兩個當差的。走到烟膏店一問。店主人如前一般回答。並請烟客證明。烟客都吸了店家的白煙。自然異口同音的說不見猴子來。王家主人見都如此說。也想不到有傷害的事。已打算退出煙膏店。到別處尋找。說也奇怪。猴屍在門背後懸掛得好好的。就在這時候。忽然掉下地來。這猴屍一下地。就被王家當差的人看見了。搶上前提了出來。店主還想來奪。祇是那裏來得及。王家主人見了。即時放聲大哭。一面指揮當差的。把店主拏了一面。提了猴屍。親去長樂縣衙告狀。王家既有錢有勢。聽憑賠多少錢。是不要的。定要店東論抵。好不容易才求得王家答應。由店東給猴子做孝子。送猴子大出喪。一切衣衾棺槨和安葬費。都由店東拿出來。這場官司

擊之擊則必中。每年夏間置樣。至九十月間往理機絃。中則取之。名爲溜樣。至樣之作法。係立木爲之上懸橫木下設臥木。木嵌以齒。用繩繫於橫木。而設伏機於齒。貂至齒上。機則自落。橫木之下。如能驗得貂之行蹤。設樣必得。得亦甚易。且不傷貂皮毛。惟

近年貂產日少。故不易得。貂之來路即稀。其價亦日貴也。據獵戶云。貂棲樹梢。用足倒懸如蝙蝠然。

靰鞡草。出在東邊長白一帶。形如水葱。性極綿潤。用之能以生暖也。東省

結束這爿烟膏店也就跟着結束了。這事是福建吳應培說給我聽的。一些兒沒有虛假。不能不說是很有興味的事了。

亞光



此非惡物

許指嚴

某酒樓。生涯鼎盛。自日中迄於夜深。酒徒喧譁。擾攘無寧時。甚者或至相毆擊。主人以營業習慣。不之異也。凡飲酒者。咸面白而入。顏赤而出。主人必含笑目送之。無忤色。予偕趙君醉侯。常爲座上客。與主人稔。每逢酒闌。人散。或雨雪甚寒。客少。卽呼主人共飲。或燈細語。促席。合尊。別有樂趣。主人健談。每舉一節。必有軼聞。故事相引徵。雖或

有種靰鞡。係用一塊正皮做成。似靴而鞋。農人多用之。取其耐久而不透寒氣也。如用靰鞡。可赤足不用著襪。另取靰鞡草。用木聲扁塞於足下。靰鞡隙處。蓋實以草。不但冰雪不入。且能溫煦生暖。惟此草僅產生於東邊一帶。他處地方不生。亦東省特產。余前數年。參觀奉天清宮。見有清世祖所用之靰鞡。長約二尺弱。寬有七八寸。觀此可以證明其身體之高大。余意此種靰鞡。蓋即蒙古牛皮靴之變相。取其耐寒而經久也。市上又有一

時。踏鄰貓生子。之常調。顧亦有恢詭奇妙。令人可驚可喜者。每至忘形處。口譎指畫。懸河既渴。潤以長鯨濺沫。四飛不加袖。拭脣遲柝死。忽爾雞鳴。醉侯瞿然作晉祖生語曰。『此非惡聲。』主人則舉觴相視。而笑曰。『此非惡物。』並引一事以爲注脚。當時旣擇得此下酒。事後又若寶此襟痕。今主人奄化久矣。黃墟增痛。邈若山河。惟彼謫言。尚足供吾說郛資料。雖姑妄志之諸君。亦可姑妄聽之。夫予方以爲千金帝諸君。獨不能破半日閒耶。

山陰某翁。初業佃。妻死無子。旣周甲子。力不任耘耔。主人有酤肆。設鎮尾。雖瓦盆土甕。而生涯不惡。憐翁老。使爲傭保。以逸於叱犢荷鋤也。翁亦欣然就蓋。性小嗜麴蘖。以爲人地相宜。然未嘗狂醉。且酷客來。必竭誠和悅。以待人。莫不舍他。而就此非客。散滌器不肯沾濡。主甚信之一。鎮無老幼。服翁酒德。稱爲長者。村夫子或上雅號曰。

種名駒土馬者。上段似靴。下似靰鞡。雖類似靰鞡。而實非。亦變相之一種也。且其皮面襯以鑲佃綠皮花辦。異常壯觀。軍人及好勇者多用之。惟不如靰鞡耐寒耳。蓋用駒土馬者皆用布襪。不能赤足。實以靰鞡草也。今則多用皮襪。較生暖矣。東省地勢頗高。風勁而寒。此間人士不論冬夏皆睡火坑。南人之初來者尤照南方習慣。

仍用木床。初起尚可勉強。久則難以支持。且因日久天長。兩腿抽縮。即能犯寒。勢不得不用火坑。蓋以南北氣

麴翁翁亦笑受焉。翁雖頹白而精力彌滿。常如三十許壯。年夜輒逾午。不倦。溫燙滌具。獨任其勞。且治鮭菜小鮮蔬果。至精潔。主人憐其勤。斥一僮助之。猶云無須也。破曉即起。携筐。購物於市。輒先人計其睡。眠不過五六小時。或至三小時。而顏色充然。未嘗稍涉疲態。與人語。少年事。及鄉里舊話。先輩軼聞。纏繩不可窮。其辭質而不俚。酣客無雅俗。咸傾聽忘倦。尤能泯富貴貧賤階級等類。齊觀雖紳士顯達。與卑田院中人待之絕無歧異。遇有忠孝節義事。尤稱揚不絕口。鄉人士咸欽麴翁正直。至有穢行畏使聞之者。而乞兒輩則莫不依附焉。

村鎮間常有一酒丐。不知所自來。貌奇古。首若蒙。俱語音忽蜀忽湘。忽燕齊。衣履襪不完檻。臭穢。冬夏無變易。手常提革囊。而性酷嗜酒。人與之飯。亦飯。或與之殘杯冷炙。則盡傾入囊中。不見其掇食越宿。

候不同。北地常睡火坑。亦不至如南方之容易害咽喉也。近來鐵床大興。文明之家庭多用之。但須鋪用蘢草。草可免嚴寒。於是向爲足下之蘢草。一變而爲床上需用品矣。此殆鞶鞶草之所以爲三寶之一也歟。(完)

### 衆生相

恨我

必。囊。潔。如。洗。矣。惟。酒。無。論。多。寡。立。飲。而。酌。未。嘗。留。涓。滴。時。來。麴。翁。肆。睨。視。高。談。翁。必。舉。鑿。所。餘。及。客。之。遺。瀝。醕。之。受。而。磬。不。言。謝。不。與。亦。不。索。久。而。翁。知。其。意。貯。餘。釀。以。待。當。其。無。時。酌。磬。而。餉。焉。拂。袖。去。矣。蓋。不。欲。翁。糜。主。物。也。遇。酸。敗。則。傾。盜。界。之。亦。未。嘗。醜。其。顏。自。言。不。解。量。若。何。也。如。是。者。有。年。麴。翁。待。之。未。嘗。厭。倦。且。交。誼。益。厚。時。舉。餘。金。周。卹。其。衣。食。丐。笑。不。受。翁。曰。吾。無。室。家。妻。子。之。累。一。身。澆。裹。取。之。易。足。主。人。待。我。厚。身。後。事。無。煩。我。自。謀。也。則。我。何。故。斤。斤。爲。守。財。虧。不。如。與。子。共。之。子。一。身。外。無。長。物。游。戲。自。如。嘯。歌。自。得。吾。所。甚。慕。與。其。乞。食。朱。門。遭。遇。白。眼。何。如。與。吾。剖。分。而。食。哉。丐。曰。吾。生。平。未。知。啼。飢。枕。戈。待。旦。聞。雞。起。舞。赴。戰。綫。地。手。持。軍。刀。身。先。士。卒。指。揮。於。鎗。林。彈。雨。之。中。奮。不。顧。身。斯。爲。愛。國。男。兒。之。勇。相。瞿。然。曰。吾。幾。忘。此。而。欲。有。問。子。革。囊。中。物。果。安。往。耶。丐。笑。曰。吾。非。仙。

手攜香燭入廟虔誠拜禮口中唸唸誦阿彌陀佛。望菩薩保祐合家大小平安。斯爲燒香婦女之蠢相。

深宵不寐持算盤計日中之出入。如何售貨於外人得幾折回扣可抵半月開銷。斯爲商人之貪相。

滿臉塗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般。逛遊戲場食大菜繼而又麻雀。至更深始休。斯爲姨太太之淫相。

臂挾三四本外國書遇人則滿口愛皮西地賣弄聰明。斯爲學生之驕相。

左擁嬌妻右抱美妾乘坐汽車兜兜

人亦無魔術特自有去處不足爲外人道耳吾深感翁長者將於明年中秋夜與翁一遊吾之窟宅翁其有意乎翁曰子以風語給吾耳。旣有窟宅旣許我遊胡爲必俟明年中秋丐曰願翁恕我我所言者今尙非其時翁有德人幸勿憤怒屆時自信我言之不謬也翁知丐時作誕語玄妙不可解乃置不問但曰今夕客稀差堪對飲卽有鮓菜不妨下酒耳丐笑從之偶談酒國故事丐曰劉伯倫今尙日日荷錘作狂奴故態實則倚老賣名有心欺人耳不若五柳先生怡然自得充其襟抱何在非彭澤何處非栗里何地非東籬何時不菊花黃耶悠然意遠醉然深味蓋歷千二百年如一日洵吾服膺之師也。其他畢吏部李青蓮輩則吾友耳翁詫曰此皆古人予寧目睹其行事耶。悠然意遠醉然深味蓋歷千二百年如一日洵吾服膺之師也。其他畢吏部李青蓮輩則吾友耳翁詫曰此皆古人予寧目睹其行事耶。悠然意遠醉然深味蓋歷千二百年如一日洵吾服膺之師也。其

而爲此言乎丐曰月中常有宴會此輩皆會友何爲不見翁曰然則子必仙矣安有千百年以上人物而師友之者君苟愛我能挈我而

圈子於南京路中。大出風頭。人人羨其豔福。斯爲富翁之豪相。

路見不平事。拔刀相助。濟弱扶傾。以爲本。斯爲俠士之真相。

埋首斗室。磨墨伸紙。佳構既成。歡喜欲狂。振筆疾書。斯爲小說家撰稿之本相。

一榻橫陳。吞雲吐霧。臉黃骨瘦。已變得不像人樣。斯爲鴉片客之醜相。  
口呼老爺太太。追隨於人前人後。乞二銅元。購薄粥充飢。斯爲乞丐之窮相。

遊於彼耶。丐曰可。即待明年中秋此約定不爽也。翁少安毋躁第益修其德。佳况自至。翁聞其說。將信將疑。亦姑妄聽之而已。

翁與丐情益密切。惡少年或忌之。讒於主人。謂翁濫以酒食施外來。遊丐靡主人財貨沾惹。善名且甚。或謂丐爲劇盜。爲亡命。翁受其給。恐爲主人累。主人以翁執事數十年。不忍督過。之第使僮伺其行動。翁覺之。詢得情事。喟然歎曰。此醴酒不設之兆也。不去必自取辱。乃向主人求罷職。主人瞿然挽留。且力白無他意。謂翁行年六十有二。去將安之。翁以肆事負金錢責煩劇。已所不勝。願仍爲田傭。以沒餘年。主人察其意誠。乃許之。顧憐其筋力就衰。不任操作。乃使司倉庫。稽出納。暇則瓜田蔬圃。憑伊督課而已。翁甚甘心焉。旣移居宅畔。紙窗竹屋。清幽非酷肆之比。暇則仍步肆中。傾壺觴。一秉常度。時主肆者爲主人戚某。實與聞謠構事。以計攫得翁之位置者也。翁對之獨

憑天生二條腿。黎明跑到黑暗。不過得五六角錢。上有高堂。下有妻子。以供養。斯爲賣包車夫之苦相。

駕駛汽車。電掣風馳。一聲警笛。行人不及避讓。則立喪殘生。賠償數十元了事。斯爲汽車夫之狠相。

午夜挑燈品龍井茶。觀紅雜誌。細嚼文中滋味。斯爲恨我之得意相。

悼影軒隨筆 楚湘

余去秋在城。出小銀圓四枚。在舊書

坦然舉杯。陶陶絕不存芥蒂。戚某轉忸怩。翁與丐邂逅招邀。如常丐亦狂笑不語。與之飲。則飲。如翁主肆時也。會歲暮。償酒負翁計資。不敷。將解衣付質。庫遇丐於途。笑曰。翁非我之比。無衣曷以卒歲。盍姑謀之。我或不煩。此一舉耳。翁喟曰。勿誤乃公事。子豈多金者。丐正色曰。相交數年。曾有事欺翁耶。信我。則偕往肆中覓醉。否則請從此絕。翁異其言。唯唯從之。行既至肆。丐忽於革囊中出金數笏。曰。以此償。翁宿逋。餘供今日一醉可也。翁固謝不獲。戚某笑曰。丐兄食翁惠。久矣。今日始酬謝耶。乃知兩肩荷一喙者。亦有發蹟時也。語罷。翁獰笑。意甚輕薄。丐不與較。但呼食至。與翁高睨大啖。旁若無人。諸酒人咸鶴望竦峙。駭丐之狂態。異平日。先是村中苦盜劫。惟事主多厚利。賤削客。刻爲人所怨嫉者。或轉作快心語。而其盜似止。一人往來。飄忽去時。輒於壁上書「囊公」二字。

攤上買得鄭板橋詩鈔兩本。又題畫家書各一本。乃釘而爲一。署莫封面曰板橋集。暇時輒自翻誦。以快身心。尤愛其自序詩鈔。末數語曰。板橋詩鈔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

平日應酬無聊之作。改竄闌入。吾必

爲厲鬼以擊其腦。是老疎狂豪放於

此可見一斑矣。

聞嘗考先生之歷史。始知先生爲興化人家。清貧爲秀才時。售書賣畫。無一識者。落拓可憐。後登甲榜。聲名乃大震。於是來求先生墨寶者。戶限爲

字。以。是。人。多。疑。丐。所。爲。事。主。鳴。於。官。懸。賞。購。盜。千。金。無。賴。胥。役。爲。黃。金。催。眠。術。所。指。使。咸。鬼。蜮。探。視。目。光。注。集。於。丐。之。一。身。顧。丐。客。拓。懶。慢。如。故。絕。不。似。驟。獲。多。金。者。是。日。偕。麴。翁。登。酒。樓。出。金。爲。之。價。夙。適。環。視。睽。睽。謂。丐。之。臺。安。得。多。金。立。相。傳。播。蹀。躞。門。外。者。接。踵。丐。與。翁。舉。杯。相。屬。自。若。也。無。何。翁。起。更。衣。鄰。翁。有。與。翁。相。善。者。附。耳。警。之。曰。翁。速。去。丐。乃。劇。盜。捕。盜。者。已。集。門。外。幸。勿。遭。玉。石。之。焚。也。翁。搖。首。不。之。應。既。而。憤。然。曰。吾。信。若。人。必。不。爲。此。仍。入。座。縱。飲。不。輟。衆。礙。於。翁。投。鼠。忌。器。將。俟。翁。去。而。後。擒。丐。翁。酩。酊。相。對。刺。刺。語。不。休。忽。主。人。至。

招。翁。與。語。翁。甫。跬。步。衆。立。執。丐。付。惡。胥。丐。笑。受。之。既。而。翁。聞。其。事。悲。號。自。投。謂。丐。償。己。負。而。被。累。安。忍。不。救。即。奔。赴。官。署。欲。證。明。丐。之。非。

盜。顧。公。門。蕩。蕩。詞。急。切。不。得。入。爲。役。所。扼。凍。餒。徹。旦。越。日。始。聞。鞠。盜。

翁。趨。視。之。非。丐。有。役。頗。識。翁。問。何。所。苦。告。以。故。役。曰。愚。哉。丐。大。盜。也。

穿先生以是益寶重之。非重價不與。更請沈凡民代鐫小印一顆。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蓋以誌憤也。

先生法鍾王參以米蔡轉似篆隸。畫揮洒雄傑之致。友人程頌生嘗摹其帖。頗能神似。今亦落拓可憐。吾記板橋。更憶舊友也。

前年在盈川時。一夕突謂友人宋君曰。子其二百年前舊板橋乎。宋瞠目不知所答。余笑而告之。故蓋宋名燮。字克柔。恰與板橋同名字也。

不扳子而反自至此間。豈容汝喋喋者。蓋此役固翁疇昔之酷客也。勸翁速歸。翁不肯。固要役一見。丐役嗜曰已入獄矣。翁泣求爲導役。憐其長厚許之。逡巡蹈狴岸。丐方倚柱。嘯歌械脫於旁。殊無所苦。見翁至。笑曰。吾知翁必來。雖然人世間久無皂白。吾且不自辨。翁乃欲以拙口笨舌抗辨於猾吏之庭耶。翁休矣。吾已知翁心。明日請候於城隅之土地祠。自有佳境可覓也。翁吐舌曰。此園城百雉。君能插翅飛越耶。丐搖手曰。慎勿復語。速去。休旋對役詈翁曰。吾與若素不相識。今來視我。何爲耶。翁解其意。亦喃喃自語。而出役笑挪揄之曰。老耄至此。幸遇我。否則爲人魚肉。何徒自苦。若此翁佯爲懊喪而別。遂不復歸宿城隅祠中以俟。

天未曙。祠門未啓。忽聞飛鳥聲。戢戢黑暗中。有人低呼曰。起。起。宛然丐聲也。翁曰。來乎。曰。來矣。即行。何如。翁曰。諾。乃隨之行。不辨塗徑。

每晚滅燭就寢時必有一鼠由簷際  
窓縫而下就案頭吸硯池之餘瀋既  
畢復窓縫而上因思此鼠吸水殆成  
癖矣一日設水多盃以饗之而鼠僅  
吸其一盃之半更一日聞其硯去其  
盃鼠來不得飲巡視一周而去吾於  
是有所思思渴者之見酒思醉飢者  
之見食思飽不知渴者既醉之後猶  
能飲否飢者既飽之後猶能食否更  
不知渴者欲醉而無酒飢者欲飽而  
無食則將何如是以有過屠門而大  
嚼望梅林而飲涎以圖一快者殆可

悼影軒隨筆

此非惡物

五一

但覺與往時所經者復異且行甚捷曉風洽洽然丐障袖挈翁手恍  
如足下生雲肘間展翼無何旭日曨曨照眼生纈則山明水秀別有  
奇境殊非山陰道上舊時釣遊地也翁覺足疲曰此間何所丐曰須  
臾且至何問爲翁顧視丐面目光澤而葛巾野服飄飄然有出塵之  
態疑不能釋復行數百武峯迴路轉宮殿嵯峨觚稜與霞光鬥采矣  
馳道紆回長松落落氣和煦若三春折出木杪已見闕門洞啓覆廟  
重簷金碧樓臺非人間所時見拾級而登榜書非篆非籀磅礴古雅  
翁識字無多不敢仰視丐亦不之告由甬道升堂堂上作衙署狀列  
案縱橫牙籤錦軸皮閣殆滿丐始告翁曰此所謂金波玉泉之府酒  
國奧區也凡位置此間者皆酒德淵然仙風道骨有愉樂而無酩酊  
自非身具仙骨且德行過之者不能貿然來此吾前身爲此間管庫  
吏例得遊戲人間訪求世有德醇厚而品粹美者引之遨遊此間授

笑也。

滑稽批示二則

夢鵠

未有如翁之醇美者。故假患難繹純以試翁而使翁得至此。非獨前緣亦翁之德行所致也。語次指殿後院落謂翁曰：此皆酒仙所居院長卽靖節先生。先生誠樸和藹，最喜與田父野老談飲。所謂「聞多

以佳釀秘法，俾得享受富貴身家康泰。以爲酒國光榮。吾所見人格。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翁洵足以當之。先生殆慕翁久矣。盍卽入見。翁猶豫自慚。謂陶公高士吾向聞村中師儒稱道五柳先生者。以爲人去今千餘年矣。復安得在此。君毋欺我。丐曰：否。否。此中自有至理。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吾一鄙餽鄉老。安敢與高人晉接。且陶公古少頃。當使詳知。今姑入見。勿多曉曉也。翁遂從丐入院。則南窗高樹

盜有強權。公理斷難戰勝。刀傷事主。顯係故違盜命所致。罪由自取。何得饒舌。所請應毋庸議。此批。

舊相識謂翁本南村田父。累世畜德。故假仙吏之手。屈尊至此。翁遂

書李涵秋鏡中人影後

李涵秋最後之傑作，厥惟鏡中人影。此書描摩投稿家及青年小說家醜態百出，深刻異常，是以賞之者多銜之者亦不少。報紙投稿，對於涵秋，此作大肆抨擊者殊不乏人。歿後，尚以秦檜、轉世等不經之談誣之，殊可歎也。書中述一米店小夥孫大福向供米店中倒夜壺之役，一日爲人慇懃。

瞻廬

巡謙抑於是陶導翁周歷各院所見，自范鴻、夷灌夫、杜康以下，至青蓮、八仙及明季一壺道人等止。凡數十百人，清奇高妙，各有眞面目。非世間狂藥亂性者可比。最後入釀造大庫，奇香噴溢，製法精良，見所未見。旣而由丐引翁登堂，特啟瓊筵，款翁爲之洗塵。陶公居主席，餘人以次列座，舉酒酌翁曰：「此醕醕也。」此桂醑也。此內法也。此百花釀也。此狀元紅也。此竹葉青也。此鵝頭綠、鵝兒黃也。此青州從事也。此中山千日醉也。翁一一嘗之美，不勝收詫。爲得未曾有，中有深味。一石不醉，諸人咸服翁之雅量，稱爲大戶。旣而翁問何修至此，由且詢諸人，會集此間，長生不死之理。青蓮起而對曰：「無他，酒德勝於神仙之術故也。」夫酒可以養生，可以和性，可以樂天，淺言之，則爲忘憂；草掃愁帚，人世間一切悲歡離合，榮枯得失，富貴貧賤，惟舉觴可以消除之。故曰：「萬事不如杯在手。」又曰：「事大如天，醉亦休。」

忽思作小說家從此咬文嚼字附屬風雅常向人云「繫楫有心樊龍無望」涵秋於此二語下作括弧註脚云「一句一個大白字」蓋言擊楫之擊誤讀作繫攀龍之攀誤讀作樊也後見某報投稿欄中有對於涵秋評者略謂「涵秋鏡中人影叙孫大福樊龍無望之語下註一句一個大白字此乃絕大漏洞孫大福要說樊籠無望却誤說樊龍無望此最不近情理樊籠與樊龍寫在紙上一邊有

深言之乃通乎神明參乎造化渾然與元氣相接超然與至人同遊。醇醇之味太羹玄酒不足當悠悠迷所留聖賢仙佛不能窮其奧也。夫豈特流霞可以駐顏瓊漿可以證果而已耶是故非有德者不可。以飲酒宣尼不爲酒困惟酒無量方見聖人之冲襟其次莫如才次公醒而狂陳孟公神明湛然方足與言飲酒若夫濡頭落井之佳話。已爲小乘况載號載呶罵座研地雖慷慨悲歌寧非喪德之尤若僕者斗酒百篇徒稱風雅「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狂奴故態幸而不蹈刑戮耳何足與著舊故老天眞爛漫得酒益形其率真者比耶故長生之術關乎酒者半關於人者亦半若翁者可謂酒與人俱合於天者矣然塵緣未了偌大前程翁正宜享人間之福。長生壽世姑俟異日今非所當問也翁恍然有悟覺酒道至廣酒理至深媿宋學問末由窺其奧竅唯唯而已酒旣闡陶公復命丐導翁。

竹字一邊無竹字果然不同。若在口中說出有竹之籠與無竹之龍聲音總是一樣。涵秋怎說大福道的是白字。涵秋做小說往往有說得過分處。

涵秋涵秋你須留意些才是好呢。」驟讀其詞似乎詞嚴義正有師訓其弟之概再讀之不禁失笑蓋孫大福誤讀攀龍爲樊龍而若人更誤認樊龍爲樊籠是其程度更出於孫大福下也。（試問樊籠無望四字成何說話）少年胸無點墨輒喜妄作批評蚍蜉撼大樹何其不自量耶。

觀製釀之法且曰聽翁自擇一法歸而傳諸人世占酷釀家第一流位置既以報翁之盛德亦使世人俱得一嘗佳釀所謂「殘膏賸馥猶足灌溉後人」者是也。翁雖主酒肆然釀造實非所長聞言頗曠目失措丐笑慰之曰無慮也此間所製麴蘖雖最下者猶能勝人間倍蓰。况仙釀味高亦非塵俗口吻所能相宜。翁第隨手指取懷七寸以歸則安末之纖可以化善釀數十百倍而有餘他日累益服匿無在不有此酒而中國將以醇醪冠諸產豈不懿哉。翁聞言亦唯唯。旣觀諸庫得其香冽而碧濃腴而丹者曰得此足以示豪酒國矣丐送翁出山且取革囊畀之曰此中有鮮腴可製鮭菜他日非獨供十日飲且足誇五侯館也。翁別丐出山以其麴製醅雖良工莫能與之並遂以越郡名酒甲天下立致富鉅萬復立家室生子數人爲山陰望族世稱麴翁酒亦曰善釀今俗稱覆蒸者亦其遺法。

# 紅屋紀念大會預誌

日月生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紅雜誌以來。暢銷四海。名重士林。茲因一週紀念期屆。特開紀念大會於紅屋。主其事者爲嚴獨鶴施濟羣兩先生。屆時騷人墨客文豪說家。皆擬蒞會。共襄盛舉。誠小說界中之佳話也。聞其秩序。有姚民哀之彈詞。程瞻廬之笑話。徐卓呆胡寄塵之雙簧。不肖生之國技。嚴美孫之幻術。夜間又有名家。會串新劇。如海上說夢人之新歌。浦潮徐枕亞之鼓盆遺恨。舊劇有向愷然何海鳴之塔子。溝眞刀。眞鎗。特別打武王西神之撓琴訪友。馬二先生之戲迷傳江。紅蕉之春香鬧學等。各有精彩。皆爲初次出演。而獨鶴與濟羣亦將合演三本。鐵公雞以文人演武劇。必有可觀。又有新式灘簧一臺。其中藝員如戚飯牛。許瘦蝶。朱楓隱。鄭逸梅。穎川秋水。高天棲等。皆滑稽巨子。必能使聞者捧腹。故海上各雜誌之編輯主任。如半月之周瘦鵠。小說世界之葉勁風。心聲之劉裕公。最小報之張枕綠。偵探世界之陸澹庵。小說新報之天臺山農。朱大可。小說旬報之許麗父等。皆有演說。以慶賀該雜誌一般愛讀紅雜誌者。何不一至紅園參預盛會否。則試購紀念冊一本。亦可知其大概矣。

# 餘興欄

## 徵聯揭曉

(上聯見本雜誌四十一期)

老新娘子做新娘老子活動新娘老嫩(王張韻珠)

以上各贈書券五角

羣按此聯對仗既工意復詼諧且出女子之手自當拔置冠軍應徵諸君諒表同情也

贈書券一元

真假山石像假山真石平常假山真好(范烟橋)

新舊戲臺演舊戲新臺活劇舊戲新做(孫通也)  
真假山石築假山真石輝映假山真好(李海門)

老新聞報載新聞老報資格新聞老當(素慧女士)

新古董店販古董新店陳設古董新做(王蟠廬)

新舊書店收舊書新店翻印舊書新釘(雪綠女士)

餘興欄

舊新聞報尋新聞舊報重看新聞舊話（唐左儂）

老新娘子做新娘老子快活新娘老內（麥浪）

新古裝戲扮古裝新戲改良古裝新演（徐洞天）

新舊貨店賣舊貨新店開市舊貨新到（蝸廬）

以上各贈書券三角

舊新字典查新字舊典詳細新字舊闕（高天棲）

新古裝戲服古裝新戲排演古裝新製（解廣福）

今古文人讀古文今人勤學古文今用（金夢鵠）

舊新劇社演新劇舊社重開新劇舊式（汪平仲）

新舊貨店賣舊貨新店招徠舊貨新拍（閒雲）

中外交部辦外交中部搗亂外交中止（葛冠常）

中西文學重西文中學畢業西文中梗（陳君玉）

以上各贈書券一角

雲臺 陳嘯虎 碧筠軒主 錢一蟹 海廻

鮑雪隱 嚴振乾 張驗鑄 周月閣 班志鴻

周蘇邨 吳羈仙 徐培本 晏五貢

以上諸君對語甚佳因大致係『舊新聞報』或『新舊書店』云云故不刊錄各贈『情血』一冊幸祈贖納所有贈品於一星期內陸續付郵

# 詩鐘揭曉

(原題見本雜誌四十四期)

賣國賊 米商 分咏格

密謀忍使輿圖蹙 儒運遑知民食艱（俞衡公）

竊得神州分領土 國將民食飽腰囊（楊椿園）

以上各贈偵探世界一冊紅雜誌二冊

贈歇浦潮全部

貪財竟把宗邦棄 謀利常將舊穀屯（李拂垢）

河山暗易中原主 倉廩私供外海人（楊竹君）

斷送江山歸異族 私行海嶺濟強鄰（王靜和）

贈自由花範一部

張松圖獻心難問 道濟籌量計漫施（周光熊）

鴻圖暗把中華售 狼戾私將外域輸（唐寄喬）

求榮媚外寧亡族 圖利肥私忍害民（高月仙）

行藏直欲師秦檜 固積何曾效馬援（嵩、峋）

植黨樹援私外寇 賤收貴羅苦窮民（啓華女史）

陰謀實足超秦檜 定策居心傲馬援（李第侯）

罵名不畏留千古 奸計遑知恤萬民（第一山樵）

萬里山河供貿易 千家粒食賴儲胥（徐哲身）

媚外求榮遭唾罵 暗中開禁巧營謀（王躁生）

江山錦繡居奇賈 倉庚珠璣向暗投（李家駒）

長憑蠻縛作生涯（王邦傑）

餘與欄

四

害民忍把山河棄。聚穀私將海市通。(趙逸耘)

打倒金剛偏不死。偷輸玉粒善謀生。(淮海逸民)

借債防邊招外侮。徵糧出口使奸謀。(帽魂女士)

以上各贈紅雜誌二冊

行藏殊負邦家託。輪轉何辭道路艱。(王桂林)

僕此次徵求詩鐘。辱蒙應徵。諸君珠玉紛投。共收二百餘卷。茲舉二十四聯。略分次第。並備薄酬。請

私括金錢藏外府。飽裝橐橐出重洋。(茅士元)

於揭曉日起兩星期內直接通函。或親臨敝社。具

欺主欺民媚外族。運糧運食濟強鄰。(吳遠程)

私將密約重重訂。偷向彊鄰續續輸。(佟雨亭)

悞盡蒼生危社稷。激高糶價苦人民。(王蝶影)

領勿延爲盼。盧前王後不免貽譏。滄海遺珠。何乞鑒諒是幸。

毛瀛啓

## ■情人之約答案揭曉

(原題見本雜誌二十九期)

魯爾登岸處在自舟至K C公園之一直線上。即至公園之最捷徑。計舟行一里。陸行六里。為時共一點廿九分三十三分啓行。五點鐘時。適至公園。

本問題之推算先解決下列之三項  
一、 途行時間 計一點念七分即八十七分  
二、 摩訖卡速力 每小時能駛五里。即每駛一里需

時十二分鐘

船之速力 每小時能行四里卽每行一里需

時十五分鐘



現在假定此八十七分鐘。俱駛摩託卡。則能行七、二五里。若俱行遊艇。則可行五、八里。在此二數之間。皆可舉以爲答案。卽途程遠者。陸行多而舟行少。途程近者。陸行少而舟行多矣。舉二例如下。

一、途程共七、六里。則舟行二、二里。陸行五、四里。可適時而至。

一、途程共六、一里。則舟行四、六里。陸行一、五里。可適時而至。

按本問題答案甚多。上所述者似情形較確。且陸行舟行俱係里數。並無畸零小數。至於答案何以甚多。其理如下。

前次鄙人徵求「情人之約」。答案蒙諸君不棄。珠玉紛投。無任歡欣。本當早日宣露。因鄙人離滬日久。故遲遲至今。對於應徵諸君。無任抱歉。所有答義。本雜誌祇刊陳智仙一篇。其餘均在鄙人與

張丹斧先生編輯之世界小報上發表今將答中

諸君台銜列左

以上諸君各贈中東交涉記一冊卓別令一冊  
均已分別付郵矣

民哀啓

蕪湖盧維翰

漕河唐左儂

本埠汪仲韋

松江陳文仲

本埠吳壽昌

求生活齋主人

本埠傅陸周

本埠錢朱瑾

漢陽樸實

本埠吳少泉

蘇州丁憶夢

浦口張錦堂

本埠陳崇英

破石馮壽昌

蘇州尤符赤

本埠尤孤松

天津張明

漢口劉剛侯

南京王至榮

南京周子蓉

南京過渡舟

陸律西 高天棲 以上各贈書券五角

本埠彭秀士

蘇州單震儒

本埠韓嘯秋

仲添瀾 楊善鳴 吳景方 胡醉雲 胡天儂  
李松影 蔣雪庵 醉天生 趙无病 齊伯平

蘇州陳吟梅

本埠陳智光

華龍王幹臣

盛澤顧鼎康  
以上各贈書券二角

# 地蘭白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  
潔  
生



最  
美  
味

純粹國貨

精粉 調味

#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

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菜

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

「家

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瓶四角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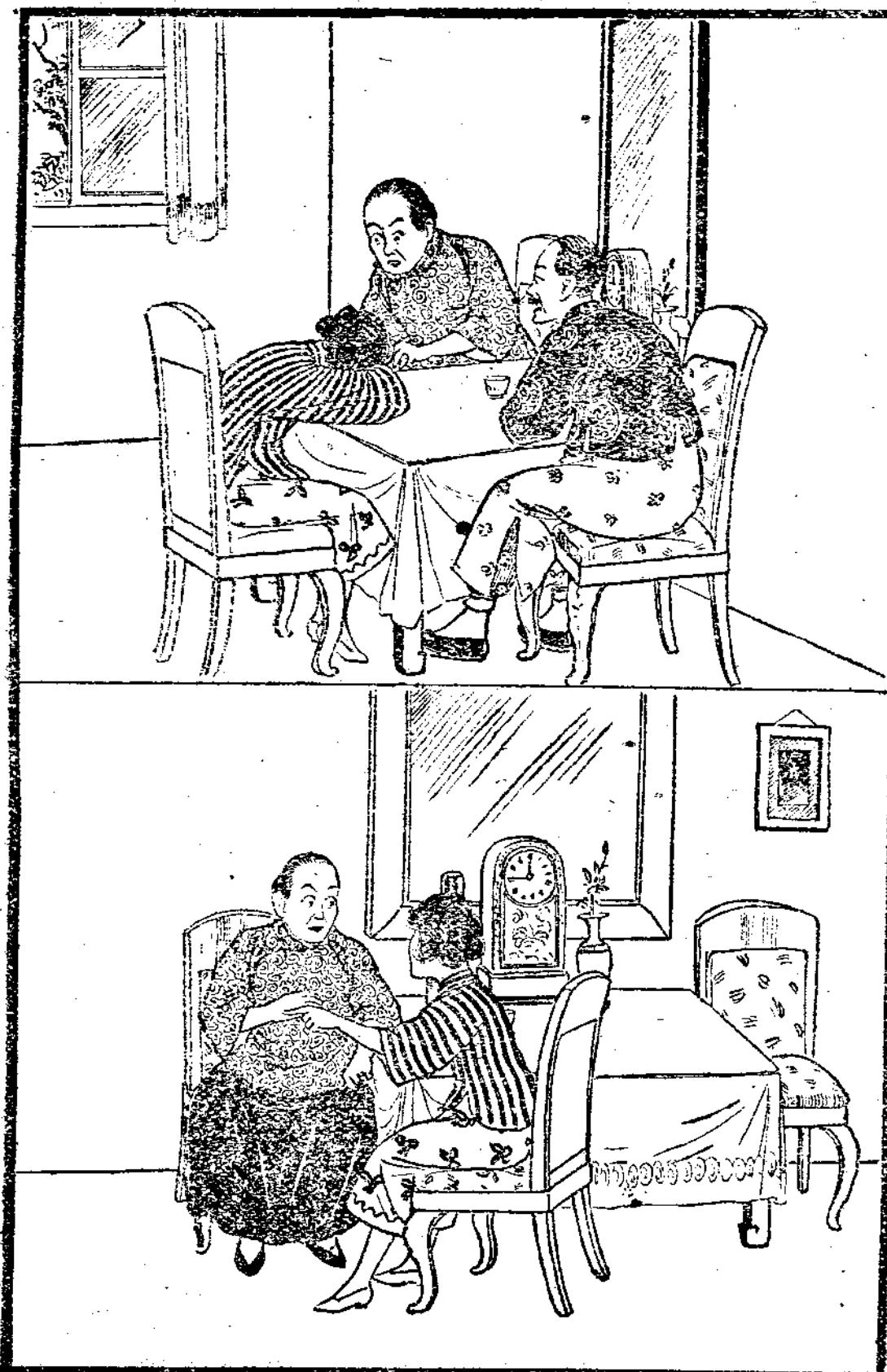
上海北京路貽  
德里內本公司

分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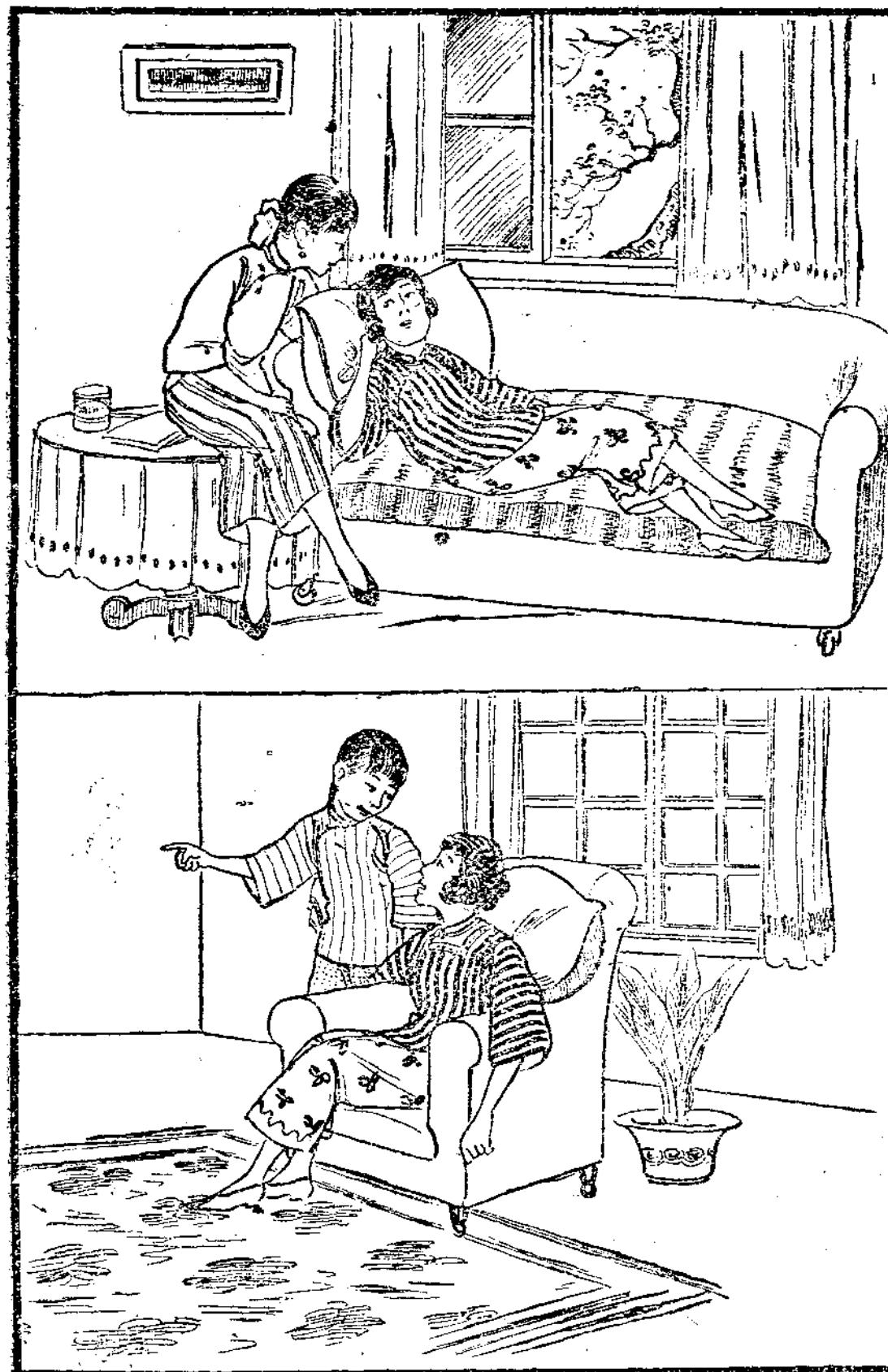
本外埠各大  
商號茶食鋪  
大純素精公司啟



第五十回 顧此失彼老親慮竭



第五十回 移花接木黠婢謀多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五十回 顧此失彼老親慮竭 移花接木點婢謀多

張二小姐替他姊姊出主意。說此事你不能直接同爹爹去講。最好教母親間接一來不致當面觸犯父親。二來娘究竟都是幫女兒的。有他在場還可以替你出兩句話呢。大小姐頗以爲然。當時就到娘房中。將王二少奶奶來報告的話和盤都對他老太太說了。老太太聽罷也吃驚非小說你們怎麼講新姑爺是個麻子。這句話爲何你老的素沒同我談起呢。他們別錯認了人罷。痴孩子休得誤信人言。前回他們寄來的一張小照上不是也乾乾淨淨。面上毫無白斑的麼。怎說他是個麻皮。記得這一張照片那回還是你搶了去收藏的。現在不妨拿出來比較。

比較。究竟面孔麻不麻。一看就可以明白了。大小姐道。小照果然在我這裏。不過有人告訴我。照相完全可以用手術造出來的。就使面上有着麻點。只消光線佈得勻些兒。拍過了再將底片修改修改。印下來就看不出面光面麻了。並且還可將弟兄們面貌相像的照片出來。朦混。這上頭又沒蓋過手印。那裏能曉得他一定是本人的呢。老太太唉了一聲道。照相店做手脚。或者有之。致於將別人的照片蒙混。你老的不是癡子。豈能欺得過他。況他們同在一個地方。未必從來沒會過面。既然愛他做女婿。決不致於專誠揀一個面麻的姑爺。還弄張假小照寄來。欺騙我們娘兒倆。這是決無之理。好在現下兩方面都在上海。你老的肚裏想必也瞭如觀火。只消問他一聲。就可以明白。倘他語有含混。我們馬上要求他請新貴人看戲。務必令他當一當面。纔可定心。如其前途當真是個麻皮醜鬼。老實說。招女婿不比嫁出去。一天到晚。豎在眼睛跟前。面孔討人歡喜些。倒也罷了。若是。

一張討厭面孔別說你惹氣了就教我做丈母的也看不上眼與其臨渴掘井不如未雨綢繆還是趕緊教你老子替你設法就是咧。大小姐聽娘肯答應幫助他。心中不勝歡喜恰值上達進來見他娘兒兩個切切講話笑問你們又在這裏商量什麼我說添兩桌銀檯面也就夠了況且我們這裏本有兩桌湊上去已有四副銀席面究竟招贅不比出嫁出嫁是要排在馬路上給衆人看的現在既是招贅祇要正日那天擺一擺多買了也是浪費還有水烟袋現在已沒多少人家用了一對銀的本可將就你偏要掉換金的昨兒我已知照楊慶和大約刻好款明兒也可送來了別的差不多已處處依你你們還要商量再添什麼東西我以為可省的還是省些兒罷老太太不等他講完就說你住口罷什麼嘮嘮叨叨的我們又沒告訴你要添什麼東西你怎樣曉得我們心中的意思上達笑說我從北京回來到現在每逢看見你母女倆商量了一番之後必有種種的要求這是屢

試不爽的今兒看見你娘兒兩個。又在這裏講話。想必又有新條件發生了。老太太聽說笑了道。你也忒煞聰明咧。剛巧纏一個歪。我們並不要你添買什麼東西。却要問你一句話。不過你須要老實告訴我。若有半句虛言。日後穿綑了。我情願老命不要。和你來拼一個死活的。上達笑說。這是那裏話。我何嘗對你打過誑語呢。有話儘顧說。凡是我知道的。無有不告訴你就是了。老太太道。既如此。我問你錢家新姑爺攀親時候。你會見過他的面沒有。上達聞言。呆了一呆。徐徐說。自然見過的。豈止攀親時候。就動身之際。他也會代表老子來送我的行咧。老太太道。這樣他的面貌。你一定是認得的了。上達笑道。這句話你也說得太奇怪了。既然見過焉有不認得面貌之理。老太太道。如此你從前寄來的一張小照。是不是他本人的呢。上達又大笑道。你今兒說的話怎這樣沒有倫次。小照當然是他自己。的。倘。然。隨。便。將。一。個。人。的。小。照。寄。來。冒。認。新。郎。教。我。也。不。肯。答。應。呢。老。太。太。道。照。

上難道一無異相。和本人絲毫無二。麼這句話你可包得定。上達失驚道。太太你何出此言。老太太道。我也不過隨便問問而已。上達就說。照片是依人而拍。絲毫不容假借。老太太微笑道。照你這般說。相片上的新姑爺面孔是沒有疤痕的。為什麼外間人要說是個麻子呢。上達聽說。面色頓時變了。顫聲說。你那裏聽來的這些話。老太太道。自然有人來報告我的。你以為瞞過家裏一班人。就算完了嗎。究竟此話真不真。你須要對我講一個明白。未必瞞過了現在。到後來一輩子沒有水落石出的日子的。你到底爲什麼要替他們這般包荒。其中有無別的緣故。請你一并告訴了我。省得我胡猜亂想了。上達聽言。嘆了一口氣道。誰替他們包荒。這裏頭還有一層情節。你猶未曾知道。既然你說到這句話。我倒不能不告訴一個明白咧。這新姑爺剛和我家攀親的時候。委實面上乾乾淨淨。沒一點麻斑。雖然皮膚黑些兒。但在他幾弟兄中。要算他最清秀了。這並非我欺你們的話。有

許多見證可以打聽的小照也在這時候所拍。說他絲毫無二却也未爲不可。就是他的肚才也很通透。我有時同他談談講講頗能話得投機。所以我很歡喜他願意把大小姐給他。不意半年之後他忽染天花重症。幾乎性命不保。後來病雖好了。面上的麻斑常留。成了他終身缺陷。請問你那時候我們已同他納綵訂姻。豈能因他面上麻了。就此追回庚帖之理。況且他容貌雖毀。肚才仍在。爲女兒擇婿。不是求才便是求貌。他如今不能才貌雙全。也是天意。我以爲世間做女人的能和一個通品的醜丈夫配對。實比與那些一竅不通的美少年過日子爲優。爲人必須眼光放遠。春秋月能有幾時。美醜二字原不過在年輕時候稍有分別。光陰飛快。一霎老了也就無分美醜。致於女子的畢生幸福却要看夫主的才能。豈外表之所能博取哉。我以爲女兒一定也懂得這點意思。所以不當他是個問題。也不同你們提起。何嘗有欺瞞你們的意思呢。大小姐聽到這裏。知道二少奶奶

奶奶來報告的那些話。句句都是真言。心中一陣氣苦。制不住珠淚紛拏。後來他父親勸誠的一番話。連半句都沒聽進耳朵。只把手帕掩着臉。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老太太聽了丈夫那番話。覺其中未嘗不是一片正理。然而看見女兒這種悲慘神色。心裏又十分憐惜。真教他大有左右做人難的意思。定神想想。要教女兒閉着眼睛去嫁一個麻丈夫。這件事也很難的。因問上達。你可有什麼法兒想想能替他把這個婚約退去就好了。上達頓足說。我也未嘗不願意退婚。無奈嫌女婿面麻。這句話在家裏也許還講得出。到了外面說出來。也要受別人批駁的。我還想在衣冠場中走走。這種沒理之言。決不能夠講的。況且他們已到上海。日子也近在目前。就使要提這樁問題。也太遲一點咧。老太太聽罷。意思也傾向丈夫一邊了。幫着勸女兒。還是依你父親的話好。事已至此。也許是你們命中注定的姻緣。不能挽回的。還是受點兒委屈。日後若能夫妻和好。豈非仍舊是很美滿的姻

緣嗎。大小姐聽母親非但不幫他要求父親賴婚，還加入他一黨做說客來了。不由更氣得利害，連父親也不怕了。頓頓腳對他娘說：我情願死在家裏，決不願意嫁出去的。上達聞言，氣得面色改變，連問你講什麼話。老太太恐他冒火，忙說沒有講什麼。不過男女之間勉强也是勉强不得的。因為夫妻白頭到老，不比得兒戲之事。若然委曲求全，暫時就使熬過到後來日長歲久，也是不能安穩的。到那時候，只恐怕依舊要鬧出事來。如其後來多說多話，倒不如趁現在生米未成熟飯的時候，先替他想想法子。若能向男家商量商量，把庚帖要了回來，就是叨天之幸，並非我溺愛女兒的說話。皆因爲孩子養得這般大了，從小來也是寶貝似看待的。到如今委委屈屈將他給了個不如意的人，他也要氣悶憔悴殺的。問你心裏頭忍不忍呢。上達頓足道：你還要說這些話？對你講我們在外間辦事的人，信用最重。況且女兒已許給他們了。臨時翻悔，不但失信用，而且焉知男家肯答。

廉不肯答應。如若被他們拒絕下來。教我還有甚面目可以見人呢。要回庚帖這件事。是萬萬辦不到的。這頭親也鑿定了。就使小的過去了。心裏有什麼不合甯可忍耐幾時。瞧個機會。再同他們離婚的好。在現今民國時代。離婚案大行大例。不足爲奇。到那時候都是女兒自己的主張。外間人就評論不到我的過失哩。老太太聽了。就問女兒意下如何。大小姐仍舊哀哀哭泣。分明是不肯答應的意思。老太太又教上達想想法兒。或者先託個人過去說說。也許那邊肯答應退還庚帖。豈不可以省却一番手續。何必教女兒多留這點兒痕跡呢。上達搖頭說。這個萬萬不能。我自己既不能親口去講。也沒面目託別人代表。你若有這個意思。就請你自己出馬去辦這個交涉罷。橫豎他家老太太也在上海。你做親家太太的。在理應該見一見呢。老太太笑說。我若能辦得了這個交涉。日後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也可以用不着男人做哩。上達道。你若沒本領交涉。我也無面目出場。這

件事祇可不談了。老太太聽了，簡直沒話可講。兩眼只對他女兒看個不住。心中說不出的可憐他。暗嘆一聲唉。你這個苦命孩子。看你也生得聰明俊俏。不像是薄福之人。爲什麼結局要落到這樣地步呢？但是大小姐聽了他父母對答的一番言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時也不做聲。揩揩眼淚。回轉房間裏去了。老太太只對着上達搖頭。說你爲什麼這般忍心。硬要將女兒推到苦海中去。難道一點父女之情都沒有嗎？上達也搖頭嘆氣道：我自己也沒法可施。都是半生虛名誤我的。這張庚帖既無法取回。親事又焉能不辦？雖然對不起女兒。但是我也。是出於無奈。只好你到他房裏去勸勸他。無論如何教他。須要顧全我做父親的面子。即使受點兒委曲。究竟全了孝道。古來孝女捨身全親的事也未嘗沒有。他從小知書識字。難道不能效法古人。做一個烈烈轟轟的奇女子嗎？老太太冷笑道：你這種話只能對棺材裏的死鬼說。現在是什麼時世？古云：一朝天子一朝人。

現。今。天。子。是。沒。有。了。所。以。真。有。人。格。的。人。也。可。以。算。得。沒。有。咧。當。此。時。代。還。要。講。  
什。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就。如。你。自。己。是。做。過。官。的。當。你。在。台。上。的。時。候。教。你。不。  
貪。贓。不。違。法。這。兩。樁。辦。得。到。麼。貪。贓。就。是。喪。廉。違。法。就。是。背。義。不。忠。於。國。失。信。於。  
民。於。今。反。口。口。聲。聲。要。教。女。兒。盡。孝。這。是。那。裏。說。起。呢。上。達。被。他。說。得。頓。口。無。言。  
兩。眼。只。對。老。太。太。怒。望。着。楞。了。半。天。纔。說。得。一。句。我。貪。贓。掙。下。錢。來。不。是。爲。着。供。  
養。你。們。這。班。人。麼。於。今。你。反。拿。這。些。話。來。奚。落。我。教。我。這。冤。枉。到。那。裏。去。伸。呢。老。  
太。太。獰。笑。無。言。丟。下。他。老。夫。婦。兩。個。且。表。大。小。姐。回。房。之。後。二。小。姐。急。來。探。問。他。  
事。體。如。何。大。小。姐。即。將。娘。老。子。一。番。話。細。細。的。告。訴。他。妹。子。聽。了。二。小。姐。也。徬。徨。  
無。計。說。父。親。不。肯。將。庚。帖。要。回。來。母。親。又。不。能。代。表。這。便。如。何。是。好。大。小。姐。說。我。  
倒。有。個。計。較。在。此。二。小。姐。忙。問。是。何。計。較。大。小。姐。道。他。們。老。的。既。不。替。我。着。力。難。  
道。我。自。己。不。能。夠。當。面。去。同。他。們。交。涉。把。庚。帖。要。回。來。嗎。二。小。姐。聽。得。笑。將。起。來。

說姐姐你真是氣昏哩。所以說出笑話來了。那有人家退婚。由小姐親自出面交涉的道理。被人講出去。豈非大大的話柄。而且見了面。用甚言語去同他們開談判呢。大小姐道。這個我自有主張。不用顧慮。我既志在退婚。無論如何。非退不可。即使前途不肯答應。我決意帶了手鎗前往。學影戲裏女偵探的樣兒。威逼也得威逼這張八字帖兒出來。萬一威逼不成就和他們拼一個你死我活。却也未爲不可。二小姐一聽此言。驚得吐出舌頭。說你敢是瘋了。這種話虧你講得出呢。大小姐道。那有何妨。橫豎遲早有個結局。就同他們武力解決。也未嘗不是個正當辦法呢。二小姐忙勸他休得如此莽撞。此事驚世駭俗。不同兒戲。傳出去。只恐名譽也難聽得很。況且你我也不是平常小戶人家的子女。豈不貽羞門闥。所以你自己出頭解決這件事。實乃是萬萬使不得的。我想還是依舊懇求母親教爹爹設法的爲妙。大小姐搖頭說。適間你沒看見爹爹的神色呢。簡直是水花兒也潑。

不進的模樣。母親也不知同他講過多少話了。他斬釘截鐵。回頭他決不肯出爾反爾。自己去要回庚帖。失他面子。所以多說也是徒然的。我想求人不如求己。還是我自去同他們直接交涉。有話也可以直截痛快的講。豈不便捷多麼。二小姐終覺不以爲然。反覆勸了他多時。大小姐志甚堅決。二小姐勸他不聽。也只得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自回房裏去了。他一走。大小姐倒又有點兒担心事起來。因他在先原不過仗一團火興。就想要決意自往退婚。妹子勸他。他也不理。及至妹子旣走之後。不由又懊悔沒同他商量商量。因爲這樁事非常鄭重。如其說話不小心。被他們抓了把柄去。非但交涉完全失敗。而且還不免受他們的閑話。這個台那裏坍得起。父親若然知道。准得要生生氣殺。故而最好是一上去三言兩語。就將庚帖要回來了。拿到父親跟前。也大有面光。教他知道我做女兒的不是等閒之輩。後來攀親。用不着他們做主。我自己要有主權。諒他們也不致於反對我。

了。所以這談判的幾句話最關重要。我妹妹學貫中西。肚中大有才情。這樁事還可算中國的創舉。外國素稱文明先進之邦。這種事大約多得很的。我一定要問。問他外國書上有沒有這等記載也好。依法辦理。現在他已走了。況且還是反對我這件事的。再要去與他商量。未免太沒志氣咧。一個人頗爲納悶。坐在房中呆想了一陣。覺得口裏渴了。正待喚貴寶倒茶。忽聽外房間有人嘻嘻哈哈的說笑。大小姐忙問那一個外面答應說。大小姐是我呢。接着進來一人。大小姐一見。如獲異寶。原來此人非別。就是他貼身服侍最得力的使女才寶。皆因一個月前頭才寶爲着哥哥討媳婦。回轉鄉下幫辦喜事。他走之後。大小姐彷彿失去了左右手。種種不便。就是這番自己出嫁這件事。他也很盼望才寶在這裏談談講講。所以寫了信去。到鄉下催他出來。他若早出來幾天。今番這樁遲疑不決的問題。也不致要與妹子商量了。現在他回來得巧。你教大小姐怎不歡喜。當時就問才寶。

你倒好的。怎麼一到鄉下去就想不着回來了。況且還是你兄長娶嫂嫂。若是你自己嫁丈夫。只恐將來要一輩子想不着我小姐咧。才寶笑說。小姐言重了。實因鄉下這班人都是呆頭呆腦。臨到辦大事。都手足無措了。我看自家人份上。不能不幫點兒手脚。喜事辦完了。還有種種善後的事。甚是瑣屑。所以一時不能分身。大小姐道。原來你替哥哥辦事。却很熱心。我的事情便都丟在腦後了。我要不寫信給你。恐怕你還要等我事體辦過了纔來呢。才寶笑說。那也是決不致於的。我以爲這裏公館內人手多。做事容易。我們鄉下是沒人幫忙。什麼都要自己經手。所以耽擱了時候。那裏敢將小姐當外人看待呢。大小姐說。你以爲我們這裏人手多麼。那一件不要我自己着手。一經他們做了。終覺有種種的不如意處。不知爲何緣故。今兒翻翻被頭。又累得我一天腳沒離地。你在這裏。豈不可以替我許多手脚麼。才寶連聲道歉。說請大小姐把別的事情。罰我多做做。將功贖罪就是

了。大小姐搖頭道。我這樁事情。現在用不着你幫忙。馬上就要作廢咧。才寶吃了一驚。說此話怎講。大小姐就將早先那些話兒。一一告訴他聽了。說到自己要親見翁姑。索還庚帖這件事。才寶更沒口贊成。大小姐道。現在還有點兒爲難之處。就是對於前途。見了面怎樣稱呼。用什麼話開場談判。這上頭關係甚重。不能教別人捏了我們把柄去。所以還得要從長計議。不能夠冒昧行事呢。才寶道。這有何難。小姐若恐稱呼不便。不妨如此如此。非但談判容易入手。而且還不愁他家得我們的把柄呢。大小姐聽了。拍手讚妙。說才寶我真佩服你。你要不來。我決計想不出這個主意。現在我一定依你的計較就是了。原來這回才寶的計劃果然高明。真所謂移花接木。神妙莫測。使大小姐得以面見錢幼訓夫婦。索回庚帖。在老子面前。吐氣揚眉。要知是何妙計。做書的因爲連寫了五十回。很覺吃力。須要休息一回。且待下集書中再行分解。

# 對于海陸及軍友

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最爲相宜係平肝及腸胃之要藥也能使內腑清潔身體爽適絕無肚腹絞痛之虞且能助胃消化凡飲食不化 肝火上升 疾病頭痛或痔瘡痛苦等患均可治其病源也直隸馬廠第二十六師參謀處甯靄堂君來函云鄙人夏



間染患大便塞結之症曾購猛烈藥劑服之頗覺暢適詎意數日後塞結如故遂購貴藥局紅色清導丸一瓶如法服用甫經及半漸覺氣爽神舒迨將該藥服用罄盡不但大便有序且至今並無塞結之虞書此鳴謝以告同病

紅色清導丸對於婦女及老年男子功力相同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種德名著夏令藥要

總發行上海河南老巡捕房

種德園老藥局



種福丹乃本園選用精良各症良藥。諸君不可不試。大包洋貨。  
一錢丹每小包五分。○急教洋水一錢。○清涼水每小包五分。  
本國藥料監製所治時症，諸葛行軍散以麝香、八寶、白藥、氣丸。  
靈丹每瓶五分。○五分。○急教洋水十滴。  
另回發包元止牌花茶角百龍瓶龍丹諸葛行軍散以麝香、八寶、白藥、氣丸。  
備件公止咳瘧每角每大號二角。○大號二角。○二角。○一角。○一角。  
丸藥全集外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以外各藥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全集外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素諸葛紅牛角每塊半兩。

##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  
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  
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  
理事編輯 施濟  
發行者 世  
總發行所 上海開埠  
刷印所 世  
分發行所 上海開埠  
零購 漢口天津  
△價 目  
目▽

全年	半年	零購	△價
五十冊	廿五冊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實售四元	實售二角	日本三分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外國四分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承印局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